



學源堂文集卷之四目錄

序

清苑邵子昆明府壽序

代

清苑令邵子昆壽序

直隸總理刑名臬僉吳北海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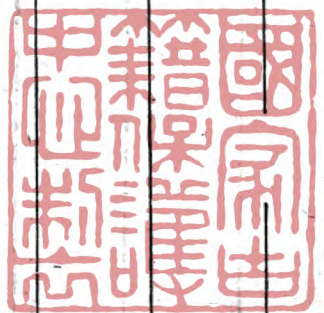
宛平王相國壽序

劉楨菴封君七十壽序

督學侍講學士董默菴壽序

霸昌道黃元起壽序

宮保大學士兼吏部尙書青壇成公七十壽序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巡撫直隸中丞格公壽序

郭長公封翁七十壽序

直隸巡撫大中丞金孟求壽序

東鹿令李鷺洲壽序

王宛平相國夫人壽序

高九臨稼部太夫人壽序

李容齋少司農太夫人壽序

桑雨嵐壽序

王惠迪壽序

保定太守方秋潭壽序

巡撫直隸中丞振甲于公壽序

學源堂文集卷之四

清苑郭棻快圃著

壽序

清苑邵子昆明府壽序

代

嘗讀國風棫樸之篇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魯頌泮水之篇曰飲此旨酒永錫難老二詩皆頌禱之詞也棫樸因壽考而頌作人泮水因幸學而祝難老厥義何居聞之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是教貴悠久也宋神宗讀蘇軾之文歎曰奇才朕不及用畱爲子孫輔爾是賢貴夙養也夫曰悠久曰夙養非黃耇之

君臨於上眉壽之臣贊於下烏能譽髦斯士哉故頌
禱維祺雖雜於祭祀燕饗之章要以得之泮宮者爲
愷摯較著爾清苑令君子昆邵公治邑不洎一載政
化翔洽頌聲騰越仁育義教淪浹四民而青青子衿
沐浴詠歌則無殊薪樗焉春王月之中浣爲公攬揆
之辰三庠秀茂咸圖所以頌公禱公者殆於詩人之
旨有合也來問言於余以有稱觴余深謝不敏諸生
曰公僑居郡中十有七載實受樾蔕庸第河潤孔子
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方今司牧之賢孰有
在於我公者耶古人云好賢如緇衣豈非以鄭公爲

司徒善於其職而周之人士歌之咏之耶余曰敬受
教念自賦歸以來鍵戶深居不聞戶外事獨是里中
童叟頌公者曰賦無羨耗閭左爭輸訟無滯牘庭有
畏志是可舉而颺之乎諸生曰不寧惟是頌公者又
曰義不如柔池鱗無燥仁不吐剛社鼠難憑是可舉
而颺之乎諸生曰不寧惟是頌公者且曰菱鏡燭人
妍媸無匿霜鋒剗物盤錯不撓是可舉而颺之乎諸
生曰不寧惟是余曰公之廉隅在是公之明敏在是
公之風猷在是而諸生具以爲未足無乃欲余先其
鉅者而次其細者乎側聞之矣其教丞尉以廉也月

給以粟日給以薪其繩胥隸以法也鄉無危冠解無
絲履其軫四民之無告也棲養葺其所其憫力役之
畸勞也鄰封畫之疆德之散見又如是至於片言能
折虞芮過境而釋爭五聽不遺鄒陽上書以自白戴
星出入精神大於其身策馬去還淑問揚於他邑詩
曰王事一埤益我又曰我從事獨賢皆告勞之詞而
公處之裕如其才之各給者又如是矣諸生始起而
言曰公之所言民之攸暨耳小子輩士也我公之於
三庠恩禮駢隆教養胥至大成之殿朔望無闕禮焉
上丁之祀俎豆必飭幾焉考課勤而人競鼓篋也講

貫切而士豁有蓬也觀濤聯句合璧聯珠豈讓於陵
之唱和列席談經質疑問難真如絳帳之門墻澹臺
固稱上客許汜詎臥下林風厲有禮也教誠尤有禮
也至於對座哦音爭效子安之賦閣垂髻授簡何殊
長源之咏棋彬彬赫赫楚楚英英益莫不共入鴻鈞
之治咸歸大匠之裁也詩云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誠
我公之謂歟余於是听然曰吾知所以壽公矣嘗聞
齊桓公獵於麥丘遇老叟公曰可以叟之壽祝寡人
庫叟爲奉觴曰吾君固壽矣金玉是賤人民是寶賤
金玉者廉也寶人民者惠也廉且惠故曰固壽我公

之廉與惠軼今而駕古其介爾眉壽也更宜載考文
王九十七歲魯僖公在位三十三年純嘏康蕃威有
懋德皆登壽艾何假於祝獨是棫櫟泮水同出於髦
士之手也殆有深信焉者昔鄭然明欲毀鄉校爲其
退而議執政之善否也子產曰勿毀孔子聞而歎其
仁豈非以鄉校者直道之所在乎三庫亦猶古之鄉
校也同聲祝公庸第稱善余不暇引金錄之詞粵
稽玉局之算而欣欣然獨有取於雅頌之什也公幸
驟然進一觴

清苑令邵子昆壽序

竊嘗聞之孫文正曰今天下三事九列多攢糜於不
可爲獨郡邑守令則無一不可爲三事九列意梏於
宓肘局格於器忌卽慷慨以身任三日不得明綸則
仰屋而歎已守令擁專城南面一方令甲所便可力
爲之令甲所不便亦可意爲之故古比守令以宰相
謂宰相近天子守令近庶民宰相有不可盡得於天
子者而守令無不可盡行於庶民也於戲碩論哉余
嘗以是觀今之爲令者而重有感焉按歲之四時曰
令臚列十二月職生職長職守職藏合之曰令蓋獨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制之而不相代詳條之而不相參故令也者命有所不受地有所不擇時有所不沮前後遠邇有所不拘要於人已義利之間權其輕重而已蓋以兆人爲重則一已之得失爲輕矣以兆人之義爲重則一已之成敗爲輕矣若是者求之古而未易觀止而謂觀止於近今歟求之天下而未易觀止而謂觀止於鄉國歟吾茲幸矣於近今觀之矣於鄉國觀之矣吾邑令君子昆邵公允矣其人歟公世居晉之猗氏爲唐虞夏畿內地其風淳以朴其人質以直公又家於邑之北境地高而瘠人勤而勞淳朴質直尤多焉余嘗過

其鄉聞之士人曰邑故多顯者城居什八九鄉居什二三北境之鄉又非它可比間有達者德必實德才必實才學必實學有不仕仕則聲績著於天下往往然也越十餘年已酉庚戌公颺起而掇高第筮仕令山左之臨淄疲邑也而豪者黠而頑者悍錢穀之多逋訟獄之不平前此率棘手而不能理公以威與豪以恩予頑而黠者失其黠悍者脫其悍不一年邑大治會以憂去績用弗成再起而令畿輔之柏鄉衝邑也交九域之達聯三郡之縫賦不煩催科也而供郵符飭厨傳爲難訟不煩矯虔也而應竿牘強周內爲

難公不難其難貴人勢客無敢苛索一騎一丁者大家上官無能恣行託一意者以是民德之而貴人勢客大家上官則側目而視爰有媒蘖而貝錦者矣窮智極力必欲去公而後快公遂以去洵所謂重民而不復恤已重義而不復顧利者歟家居博極羣書於理得數於數得術渾而融之成仁成智成勇山深林遠不復問人間榮瘁矣丁卯填撫中丞于公按部滹沱之南柏鄉童叟婦子幾千人羅拜馬首皇皇若有所急者中丞公謂必苦於今日之吏也洎攬轡諦聽非苦今日之吏而思昔年之官媿媿切切中丞爲之

感動具言於朝 詔允復公官且仍官於畿輔戊辰吾邑缺令主爵者未及銓 上特用公於戲吾邑疲而且衝也將以治臨淄者治之虜吾邑之豪與頑非猶夫臨淄之豪與頑也狐穴有憑鼠器有忌用剛虞折用柔慮靡彘之爲令者剛什之一柔什之九柔而流爲靡皆是剛而至於折折而變爲靡則往往然已不可以治臨淄者治之也抑將以治柏鄉者治之虜吾邑之勢客上官非猶夫柏鄉之勢客上官也密邇京華乘傳者不敢使氣親切檠戟承宣者不敢託私獨是禰禱之伍瞋目於市刀筆之椽舞文於曹繩

之則有山可倚容之則有壑難填曷之為令者率淵
予之舍朋予之狎故脊脊多事又不可以治柏鄉者
治之也或又曰公天性清剛遇不平輒義形於色不
茹不吐如古仲山甫上之恐難乎其為上也下之恐
難乎其為下也余曰否否公昔僑居吾邑時喜與諸
生譚文凡所題評理本程朱文鎔左國蓋好學深思
者也曰清曰剛雖曰天性其學問存焉矣詎猶察魚
避泉以為清挾輶舒鐵以為剛者哉易之泰二曰包
荒曰馮河剛柔相適其交乃泰吾知公必瞭然於此
也越三月而公至一襍兩騎布袍草履人曰公儉余

曰此清之基發論侃侃無稍回屈人曰公傲余曰此
清之才遇不類切讓之無稍忌避與小民言縷縷煦
煦若訓孺子人曰公時喜時怒余曰此公剛柔互濟
之用不三月而賦果不羨一鎰也訟果不受一牘也
役胥果不貸一肯也政果無畱滯也清剛之頌不翼
而飛遠播千里高達 九閩於戲此公之所以為賢
乎嚮者何以不得行於柏鄉今者何以得行於吾邑
也在柏鄉時所謂上官與勢客者咸以世俗之情待
公謂人情重在軒冕輕在名節奪其所重則百煉不
難化為繞指而公則所重在此不在彼今令吾邑誰

復以故智相難者不惟無相難且欣欣然相勗故其志可行也公之志氣可行公之學問益深矣何則天道有陰陽故時序有春秋人德有剛柔故發用有威惠肅轉爲溫仁不離義威極爲惠義以成仁此義公豈不深念之乎昔子產相鄭觀其所言水不如火者剛也而民果誦之迨其後曰父不如母柔也而民則頌之子產一人也何前後有異乎蓋卽命有所不受地有所不擇時有所不沮前後有所不拘要於義利輕重之間加之意焉爾頃者中丞于公茂弊循績大書其堂額曰真民父母豈非以剛柔相適者式與勸勉耶昔之人號召信臣爲召父杜詩爲杜母似召事乎剛而杜專乎柔者跡其行事則大不然史稱信臣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未嘗無母道也詩誅暴立威善於計畧未嘗無父道也蓋亦剛之用什七則以父稱柔之用什九則以母稱茲爲公壽余豈不能颺三多之詞述九如之賦以侑觴哉非余志也則亦非公意也故于剛柔父母之義三致意焉以眎世之爲介眉之詞者不大徑楹也哉

直隸總理刑名臬僉吳北海壽序

嘗聞古人重庚申日鍵戶默坐用保天真于以得道
按花甲之數歲不過六庚申爾而歲守庚僅而六日
雖下士亦能之何其小耶易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先三日丁也丁丁寧也後三日癸也癸揆度也先庚
而丁寧之後庚而揆度之意取乎去故從新耳爲治
天下者言之也而治身者亦不外是此守庚之說所
自來歟從來數之大者曰元會曰運世迴天還地無
有窮極人不能及所可及者花甲耳凡誕于庚申者
之當守大庚申明矣昔孔子生於魯襄公庚戌年計

其時尚在中元又十四年則下元故其道不行庚爲陽金屬秋屬刑故爲魯司寇說者謂所遇之非時以下元陰極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然而有不盡然者明神宗之四十八年庚申再四年天啟甲子運在下元也花甲一週適當今上御極之二十載運在下元矣孔子之庚戌由中元而趨下元者也故其道不行故治天下與治身胥無濟今之庚申由下元而趨上元者也治身以治天下詎云無濟哉然而論者斷爲刑官則何也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己巳孔子年五十六始以司寇攝行相事正在下元不得不以

司寇終若由下元而趨上元自不得不以刑官始矣治身治天下詎有不濟者乎茲十月二十有五日爲北海吳公攬揆初度部下紳士貴游京國者誼當稱觴問言於予誼不得辭且余知公之降嶽寔維庚申與宣尼畧同而綸簡外臺禔福三輔亦維庚申余嘗考趙廣漢之治扶風張敞之治京兆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義之用也已有然矣邇者輦轂風清邦圻雨浹公乃一意以矜恤爲亟亟每讞大獄齋居焚香期無枉濫嘗語人曰今之刑名家先例而後律率從重比夫律者百王之大法例者一時之厲禁必引律不

得而後用例可也柰何先例而後律乎公之爲此言者蓋以律有赦文例無生理也心乎愷惻豈非庚之義化爲甲之仁哉畿北子衿多失業貧不自給奚暇治禮義廣文先生官益冷公曰廣文如是何以登臯比恒以言之守與令相期調給公于保郡三庠歲時必有餽遺嗚呼此道今人棄如土矣公獨憫然念之者何也公文獻世家也雖搢笏佩組未嘗一日不留意於文學仁而文明又出趙張一等矣夫由義而仁由仁而文明純乎儒者也復何愧于宣尼之徒哉宣尼生當下元不得不以司寇終公躬逢上元又不得不以刑官始宣尼以司寇攝行相事可知公必以明刑而爲真宰相也世之守小庚申者不過獨善其身已爾公能守大庚申自能兼善天下孔子曰仁者壽仁孰大于兼善天下者試觀是言而爲公進一觴嚮用五福益有明徵也

宛平子雍王相國壽序

代

國家光昌碩裕之氣未有非積之數世者也元臣名
佐所由際是光昌碩裕之盛者則亦非一日之遭而
一言之合也巴漢張安世七葉佩金貂宋文潞公八
表調玉鉉談者恒津津然稱其福命之隆與其身名
之泰謂是人臣之嘉遇也幾忘其所以致此之德與
才焉使古君臣泰交之風世濟之美不復光昭于奕
世斯亦何哉大拓艷美其鐘鼎企慕其祿位已爾故
于功名則有福澤之說壽考則有頤養之說若蔡澤
之語唐舉者何其陋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終之日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宋神
宗召見蘇軾退謂宣仁后曰吾爲子孫得一賢相此
豈翬翬然於不可知悠悠然于其可觀者乎蓋以人
才必由於世積相業必由于世濟功名必著於晚成
理有固然耳書曰天壽平格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此又人君祝願其臣之詞夫以萬乘之尊寵賚其
下何所不得而顧殷殷於修齡遐算者何居昔諸葛
恢年已四十餘庾亮謂之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豈
非三公之位多皤皤黃髮耶使其人而非鮐背鯢齒
也奚以襄必世之仁非電目龐眉也奚以樹典型之

望非世德作求也奚以聳喬木之瞻非一門萬石也
奚以傳珂里之盛斯庸第人臣之福艾榮寵已乎上
以翊國運之隆昌下以聯羣工之師濟非聖主不能
得是臣非賢臣弗克輔是君也矣世積世濟之說安
有誣哉求之往代未可數數見今惟吾鄉武英殿大
學士宛平王公當之而無愧焉先生本三輔望族自
方伯公開基于百年之前都人推爲文獻之宗而文
貞公復闡明理學光贊 皇猷薦紳縫掖仰若泰山
北斗無陬滋之或間而元方實與仲弓同時貴顯世
濟之美振古莫儷已順治初年文貞公拜學士未幾

先生亦拜參知 世祖章皇帝以父子同官非一屏
可隔特拜文貞公爲秩宗先生居密勿勤啟沃 恩
眷益隆人謂伊陟丁公行將並相文貞乃引年 予
告其高致恬懷爲何如耶古有積人才于一代者是
則積人才于一家矣積之厚者流必光其弘濟安有
涯涘也越數年先生官宗伯官司馬其所以彌成
聖主文德武功者昭昭在人耳目間廼者先生以讀
禮甫及和琴或優游于香山玉泉或徜徉於別墅芝
蘭玉樹馘馘庭階日與校訂文貞公全集梓而行世
積功積伐之餘更欲積德積學不欲烏衣門第令江

東獨占也豈復輕起東山者乎會益都相國乞鑑湖
歸 當宁殷求疑丞保傅之佐遲回鄭重久而未卽
宣麻朝右物望大拓屬之鵷行諸公耳一日 綸綽
特宣起先生于家入參大政中外莫不懼忭以爲異
數拜 命之後先生益皇然若不自安者人以爲高
而彌下也非第此也當文貞公績成寅亮時宅揆直
在指顧間乃脩脩然效二傅之高風積之以貽象賢
及茲賁然而獨承 國恩豈若伊陟丁公之相繼不
休哉又不特此也甄卜之日同升者錢塘漢陽一先
生夫前則遲之又久若難乎其選後則三公並立渙

綸一朝發乎其積理則然乎信乎培植人才以遺子孫黎民千古若合符已雖然國家之積人如太倉之積粟十年之儲萬億及秭啟而出之非一日數旬所可唱籌而畢也人臣之積德積學如滄溟之積水萬頃之陂侵天亘地疏而通之非一日數旬所可挹注而潤也故國家欲收積才之效人臣欲宣積德積學之用未有不期乎綿綿而繹繹者焉考古之哲王賢輔皆登大年自天祐之以幾久道化成之理不一而足我國家豈弟作人陳殷置輔二十年前所當見之文貞公者積而至於先生其積已久發之必長百年必世厥惟是三壽作朋矣秋七月之某日爲先生攬揆初度鄉之貴遊京國者擬稱觴爲先生祝介祺爲國家祝保乂也問言於余深愧不文弗能博引龍珠銅芝擘麟乘鯉之詞以矜神異矧余與先生有紀羣之交有桑梓之愛有金石之誼而顧可徒博引浮詞以矜神異也哉積人才積德學發而抒之以成光昌碩裕久道化成之盛非一人之私言也是以當南山之三什可耳

劉楨菴封君七十壽序

嘗讀晉天文志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又曰南極爲老人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臨其國後人不察動以無仕祿者曰處士天下之無仕祿者多矣豈皆上應象緯哉又以享耄耄者爲老人天下之享耄耄多矣豈皆仰繫列宿哉是蓋有說焉道高跡隱德重名潛是謂處士重道德不重仕祿也南極主人壽算故號老人星未嘗有隱見也瑞應圖且謂老人臨其國而南極未嘗有動移也何以曰臨此之所謂與晉志當非一義愚嘗臆斷之曰少微卽處士

處士卽老人也孟子所稱達尊有二者也故世有名
齊謝戴而齒遜黃耆者不得謂之處士卽齒逾黃耆
而名愧謝戴者亦不得謂之老人也聞之漢史載德
星見蓋以陳仲弓偕諸子過荀季和無僕從使子元
方將車季方持杖至則季和使子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因占曰五百里內賢人聚信斯
言也其人賢其子若弟又無不賢而後云德矣求之
近古蓋罕其儔焉惟吾鄉楨菴劉公有足當此而無
愧者先生乃待御史劉君超凡之尊人也爲武安望
族世有隱德生而淳茂幼受書外傳勤肄不間寒暑

弱冠爲文斤斤守先正軌則試輒不利遂一意明農
奉二親甚孝諸弟及子若從子皆向學公勸課維嚴
不令問家人生產以是蔚然名噪黌序侍御早成進
士筮仕奉天承德縣令瀕行公誨之曰此 龍興地
也如古之豐沛然作牧者母曰與其爲水不如爲火
也亦母曰南陽不可問也恩以撫之義以齊之然後
爲民父母至于自律之道寧旣生塵勿魚懸梁美錦
難製白璧易瑕尙其念之侍御受教書紳作令三載
考績上上 詔徵列之台班皆義方之所成就也侍
御方需次時省公于家喜動顏色曰吾今日教子之

意愜矣爾行且爲 朝廷耳目臣厥任益重聞之歐陽文忠公曰立于殿廷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諫臣也而語又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非以直爲尚乎昔魏徵入奏太宗方手鷄急而納之懷徵故遲留致鷄斃懷中太宗恚甚豈非直而逼乎直可也逼不可也程頤爲講官哲宗偶折楊柳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豈非直而瀆乎直可也瀆不可也侍御受教再書紳及衣豸乘驄凡所奏論切中時弊而不爲慘切刻鏗之言故往往得見諸施行猗歎懿哉公雖身爲隱君子其所學所識古之大儒何以加之雖言不陳于 廟堂而侍御公能佩服庭訓先資靖獻古之名臣又何以加之孰謂處士也而不必上應天象也哉嘉平月之中浣爲公攬揆初度鄉之貴游朝右者製錦稱觴欲余一言以爲佐側聞公道顛清癯煦煦然飲人以醇乾餽無愆于諸父鷺鴨不惱于比鄰且蟻橋有度麥舟時蠲一鄉之善士也里閭有鬪爭恒一言而平之生平不識公廨爲何地牙籌爲何物又一國之正人也若玉季若石麟若芝蘭玉樹非法不言非法不行恂恂乎一門君子也眎古陳荀奚遜焉矧多破萬卷而足三冬者聯翩蔚起

以加之雖言不陳于 廟堂而侍御公能佩服庭訓先資靖獻古之名臣又何以加之孰謂處士也而不必上應天象也哉嘉平月之中浣爲公攬揆初度鄉之貴游朝右者製錦稱觴欲余一言以爲佐側聞公道顛清癯煦煦然飲人以醇乾餽無愆于諸父鷺鴨不惱于比鄰且蟻橋有度麥舟時蠲一鄉之善士也里閭有鬪爭恒一言而平之生平不識公廨爲何地牙籌爲何物又一國之正人也若玉季若石麟若芝蘭玉樹非法不言非法不行恂恂乎一門君子也眎古陳荀奚遜焉矧多破萬卷而足三冬者聯翩蔚起

將來必鳴珂成里而停駟滿門矣公其愉矣乎以是說而進一觴或亦足當白雲之曲南山之什也夫

督學侍講學士董默菴壽序

古無祝壽之詞有之自華封人三多之詞始則民禱其君者也詩曰天子萬年亦臣頌其君者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則子若弟之稱願其父兄者乎無非關乎倫紀與性情者也而道義文章不與焉及諷棫樸之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曰作人者教化之美也古者自國學而外有鄉校黨庠術序厥制維脩教化攸崇也匪第道義文章也三代而後察廉舉孝之典不行造士一歸於文學取士一歸於制科凡國家所爲興教化育人才大抵師儒職其詳耳而明初

慮學校之或有修廢兩畿遣牙繡爲督學使十三省分臬僉爲提學道學政勒爲一書首士行次文藝顏學宮之堂曰明倫豈非興教化育人才之本源乎而道義文章胥在乎此于作人之詩殆有合也我國家定鼎之初仿而行之不十年視曩者所謂興育之道不無離合得失焉甲午春詔遣詞臣之偉望碩學者充之而士風一大變未幾而城闕桃達亦有刺焉者則又何歟或曰周士貴秦士賤繼業者自爲之耳其然豈其然考往代設師儒選經明行修之士豐其祿糈優其禮貌郡邑長吏皆稱爲先生若一里之

有社師一家之有塾師者然而居是官者勤勤儼儼以興教化育人才爲務三年鄉試弟子員上賢書多者注上考少者平考無則注下下矣郡學諸生常千餘人州邑之小者亦三四百有廩餼有優免非公事不謁守令謁則拜必贊辭必揖哀然異於齊民也而今何如也士以禮義廉耻爲重宗族鄉黨有間言者則耻之入公門飲于市者則耻之至若經書蒙昧語言鄙俚者俚俚然不敢儕其伍上之待士固隆以重乎而士之自待亦未始不翹翹而矯矯也而今何如也士不自重而州邑長吏遂從而輕之有叱呵者有

加以榷楚者甚至力役虐使無殊于編氓於戲斯亦何貴于爲士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揆厥所由實始於督學使者無以制守令而守令遂得辱我子衿何也故事督學使者受天子明命與巡撫中丞巡方御史等三年事竣得卽學政之修廢課守令之殿最彙而入告考功者憑以陟黜焉故當時三輔無頽圯之學宮無不舉之鄉飲酒禮無不腆之賓興士有敗檢扞文網者非督學褫其帶不得庭辱督學尊士則不得卑守令則不敢辱士邇者督學舉劾守令之例罷矣郡邑長吏眎督學如逆旅之客無所敬憚輒欲

干而行其私其於督學如此矧其待士乎論者謂非復舉劾之例不可余曰不然督學使者以天子侍從之臣奉綸簡而司文教旣威且重已春秋傳云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况清華之班乎而守與令詎五等之爵乎誠得其人風節皎然學問文詞爲海內所推服而復嚙笑勿假關防維嚴守與令方且起敬起畏之不暇疇其敢慢易者不敢慢易乎督學則亦不敢凌厲夫士子黌門泮水之間庶幾有起色而後教化可興也人才可育也辛酉冬前督學使報代所司列名請遣上特簡翰講默菴董公爲督學使

學源堂文集卷之四
朝右莫不欣欣慶得人焉公爲東國大儒丁未成進士廷對傳臚第三翱翔於金馬石渠之間十餘年朝廷大制作悉出公譔人以燕許稱之凡會饗遊宴公無不與與則必獻詩賦以紀盛選青奪錦往往然也 命充講筵官兼注 起居 賜貂錦珍味皆非常數甌卜久在人屬望中茲特 命者蓋欲觀公典育之猷也公受事後卽條奏數事釐剔振刷聞者爽然按部所至預定試期省寒峻資弁悉裁供給杜州邑僉苛風紀凜飭吏從冰上行夙弊陋習若雪見曉消矣試日出所拔皆一時英雋向之枯守一經嘆馘

黃牖下者莫不脫穎而出咸勒石頌德謂是蕭韓坡先生後所僅見焉也癸亥按保郡駐節易水時 翠華幸清涼公朝 行在 上褒其公明分三驅所獲賜之異數也不數月公舉發資緣者 上嘉其廉峻命銓司優敘公膺茲寵隆砥節益厲憐才益篤論藝益精邦畿千里孰不歌棫樸乎夫棫樸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者雲漢在析木之津卽燕分也爛然有章照臨 帝畿裔裔皇皇振古如茲已聞之孫文正公云天之文日月地之文山河人之文禮樂豈非脩美耶則督學畿輔者自上應象緯矣又曰周王壽

考選不作人者謂文王已登大年而猶欲作人也公
三年來獎才僑拔孤寒士心胥洽士氣胥舒鼓舞變
化作人者誠至矣壽考者尙思作人豈有作人者而
不致頌壽考者哉頃者爲公攬揆之辰多士稱觴屬
余一言以佑之余與公同官最久而道義文章雅有
深契何敢爲謏詞多士試颺棫樸而介眉壽知公定
輒然進一觴也

霸昌道黃元啟壽序

嘗聞華封人之祝曰多福多壽多男子可謂善頌善
禱矣考放勳之德格于上下蚩蚩者氓豈繫不知感
而第出於封人乎擊壤之歌則曰帝力何有甚矣其
民之愚也予謂厥民則愚厥治則盛何也書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仇曰后志德也曰仇志怨也有或怨始
亦有或德罔攸德厥由罔攸怨昔陶唐氏之民疇爲
虐之者况耕食鑿飲于于雖雖庸復知德耶庸復知
祝耶而當時之秀出凡民如十六才子者皆服休服
采矣亦猶今之搢紳大夫也維此封人殆卽華之秀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民乎愚者不知祝秀者則知感斯亦古今大同之情耳且古之天子與民甚親非如後世高拱深居稱朕不聞者三代而後天子乃甚尊小民乃甚賤所爲儼然臨蒞者長吏耳曰撫曰虐曰德曰怨兼而有之或虐多於撫或怨浮于德使虐多于撫則見撫我者而德之惟恐不至德斯頌頌斯祝矣祝者非有阿好受祝者亦無遜詞也顧不懿哉畿輔分八郡郡有監司所以總教化飭紀綱表率牧令惠此羣黎任孰鉅焉昌平爲畿北巖疆也與上谷隔一山漢以來率設重臣勁兵于此治兵什之七治民什之三數百年未之

有易辛卯以後制凡數更職亦兼總大約專治民矣統三州十五縣治民而且親民矣何則七郡皆有太守京兆獨無特設一道故尊于守而親于民也居是位者恒憂憂乎難之何難乎東南之畝什八采田食租者誰供徭者誰民弗重遷也屬邑之境非石田則與草間正供則難孑孑之遺伴牧戶而居鉏耨莫藉鶩鴨易惱不平多爭矧強張吻喉弱如魚肉南陽未可問也欲明允則難居庸伊邇涿鹿當衝歲朝貢歲聘頒兵符客旆往來梭織郵騎厨傳月無虛旬一不給或給之不應聲也詬誅其輕矣足供億則難且而

辦購時有也轉運無藝也杼軸其空甚楚可慕盡出此伶仃襁褓之赤子爾欲撫循之則難無之非難則亦無之非咎黃綬斗食無論已卽分臬府之一座綜馮翊之十城者率扼擘於如之何也四十年來多慈惠君子專膏澤垂芳問不一而足辛酉冬道缺員主爵者以漳海黃公元啟請制曰可聞者咸歡忭手加額以公閩海偉人負經濟大畧而肝腸如雪意氣薄雲監茲十八州邑恢恢乎游刃也部下士大夫貴遊輦下者競造而請之公廼嗛嗛然若有不勝任之思咸謂公謙讓乃爾公曰德厚而不居曰謙功成

而不有曰讓余受事聿始德功安在遽謙讓也耶第嘗誦程子之言曰一命之吏苟存心于愛物于世必有所濟况監司貴踰數等矣苟于物不知愛于世弗克濟詎不有愧先民瘼且所屬諸州邑都在帝都垌野農本淳貧不復淳士故雅賤不復雅是職何故歟李空同枯魚之什不忍讀也元次山道州之歌不堪誦也齊人屨賤踊貴之謠不忍述也白晝攫金不敢問霍家奴與衛家奴唐人之詞又豈忍聞者乎竊用是怒然耳何謙讓之有聞者相與嗟歎知公仁心以爲質惠我人斯當非汙可矣公履任後詢問下里

所疾苦纖悉靡遺檢閱積牘夜分不寐一切糺政洞
若觀火于是次第釐剔施行之每一檄出諸州邑輒
歡聲雷動會載運有役購米有役它道率委佐尉督
之以往蠛蠓小吏疇克抗羆虎之威者數鋌而供一
輛數鍾而致一石父老相與泣道左公不憚勞瘁單
騎躬督之不苟不吐省什之伍屬邑盜發文武吏互
爲飾卸察勘頻復往往不決公以公出爲名入其境
詢之居人疆界瞭然飾者頰首任咎曩者律例並用
斷獄多所比附吏得上下其手公審情揆理依律者
什七附律者什三獄罔寃濫或謂宜用例不宜用律

公曰律爲萬世之法例乃一時之禁柰何舍大而從
小不爲奪全活甚衆公性簡澹廉隅自飭屬員部弁
不第苞苴莫通卽一莛一核無或由致也椽胥廳隸
日懍懍冰上行無敢著紵履絲者士爲民首邇者禮
貌衰減矣公優遇有加人知讀書之貴廣文爲禮官
邇者禮數亦凌替矣公優遇有加人知師儒之尊泣
政不二載德澤翔洽異績班班填撫者時爲獎藉頃
且聞于 朝是亦近今所希覲也十八城之編氓如
在衽席上心德公而口不克頌公樸者宜如是乎秀
者寧亦如是濟濟紳士則形雅成頌不啻華封人之

祝三多矣仲春之廿有六日爲公攬揆之辰鄉之士大夫謀爲稱觴屬余爲酌者之辭余蓋有以壽公矣壽者久也天下惟實者可久虛者難之公以實心行實政故無所往而不實昔漢家察簿非實者按之曰毋釋有罪爲不苛厭俗吏矯飾曰毋以苛爲察公兩用其說以旣一實而一時諸將吏逡逡退修實政公且合十八區之將吏以成一實則天子之明命與小民之生命始合爲一身元命而諸縉紳始得合四食之實以爲公壽夫天地結大生爲實萬生結一實爲生嘗觀古豪杰用天地之元命實其身用一身之元命實天下其機智化於澹寧法術渾于德識於是歡忻鼓舞長願戴以爲親而神王氣順乃可以結大年故周家大臣推保乂于多歷而曰天惟純佑命商則曰天壽平格由斯以談公可謂大臣矣易不云乎鼎之實享帝頤之實及民善乎長梧封人之比政于禾曰其實隨予芸而報予余因得以實爲公壽

宮保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青壇成公七十壽序

代李
高陽

大名成相國青壇先生官翰林時乙酉典江南鄉試
壬辰以國史院學士主會試越二載廷卜登揆席再
主辛丑會試文枯疊揀士秀畢登蒼然號得人焉洎
今三十年三闈之士垂紳帶縱翱翔禁闈容裔華庭
者踵接而肩次也丁巳春仲公登七袞齡方且撫銅
芝于畫錦受玉簡于瑤池邕邕乎大慶已朝右受知
於公者近百輩族而圖所以壽公謂卽漢之核齊之
棗弗如南之臺北之萊可以章名德播雅什也謬問

言于余余曰東家之丘游夏莫贊而屬僕贊敢謝不
敏諸君子曰毋非公言不足以颺我公獨不念公之
先文敏公與我公之先文穆公視草調鉉後先相望
耶公與我公視草調鉉亦復後先相望耶矧元愷之
里非遠于顛頊之都紀羣之交莫雅於荀龍之侶知
之真而言之實抑誰踰于公者余辭之弗獲敬爲公
颺言曰春秋傳云體元者天子之職調元者宰相之
事元之時義美以偉歟易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
仁足以長人體仁固君之德而調之俾協則九五六
二之義蓋兼焉矣祁姚而降紀元有典曰元祀曰元

年曰元載要皆取義于此而後之論相者率以陰陽
和民物阜百度維貞四遠咸賓厥爲燮諧樞宇之效
則是佩璜秉圭有其職而東山鑑湖無其效已則是
黃扉赤舄仔之肩而平泉午橋高其蹈已何說之陋
歟蓋亦未取古之詰輔名宰合始終而論之爾考漢
以來稱賢相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麟炳史冊赫赫
皆立朝事後之覽者遂謂元臣經國自壯盛以迄髦
期惛惛焉矻矻焉畢其生夙夜在公爾詎不爲魏野
所竊誚哉及讀裴晉公文潞公兩傳則大不其然晉
公淮西奏膚後乃逍遙綠野與香山隨州文酒相娛

樂開成之初猶強起臥護北門文潞公致政歸洛與富鄭公司馬溫公十三人結耆英社而西羗以名馬請餽嗚呼身雖返乎丘園望猶繫夫海寓如二公者則亦何必猾猾焉矻矻焉畢其生夙夜在公而後謂之爲調元也耶而或者又曰調元之功濟時爲亟世有理亂國有安危孰是高臥而退處足以濟天下事者斯益非通論矣李鄴侯天寶以前久隱衡山及德宗召赴行在極殫忠勤禍亂甫平旋復告歸去就往來爲宗祏民生所繫甚重謝太傅好營山墅每攜中外子姪游集讌賞亦非日坐中書省衡石而程書者

淮肥之警遣猶子辦賊安閒鎮定爲時所服嗚呼世烏得而以其未嘗夙夜在公謂有愧于調元之事也耶我國家三十年來居鉉席者數十人惟公碩德茂望能光振家猷由金閨清近洊歷銓宰入參密勿當世廟臨御之初興事慎憲明作維新凡所締構罔不容度舊學公每承顧問奏對瞻晰一一稱旨乙未丙申世祖章皇帝振飭風紀借公權知總憲事時在廷諸僚懍于乾綱往往綜核也而曰慎公以寬大濟之苛細也而曰詳公以弘整持之鏗急也而曰敏公以從容勝之不數月而庶績犁備調元之美

不旣著歟洎 今上御寓之二載公引年乞歸疏詞
懇摯 朝廷度其不爲畱溫旨允請公出春明祖帳
數十里相望榮寵高邁漢之二疏未足多也公歸天
雄貽書舊好曰大名去敝郡三里先文穆公所遺廬
舍析處諸季歸來卜居元城卽附郭邑也聞者謂公
之居元城良非偶然大凡秉鈞軸則爲天子調元厚
天下之元氣居里第則爲一身調元厚鄉國之元氣
厚天下之元氣者大哉乾元也天之道也厚鄉國之
元氣者至哉坤元也地之道也用地之道斯亦實地
之名公之居元城夫詎偶然乎然以余所望于公者

庸止惟是公頎然玉立俊爽若神仙中人可擬李鄴
侯器識安雅神宇靜重可擬謝太傅且玉樹芝蘭才
雋不啻諸謝公過庭有訓凡弼成君德靖共職位罔
弗若箕之與裘也以之凝績也可宣力四方也可卽
建威銷萌捍圉戡亂也亦無不可一旦 天子命安
車蒲輪載纁璧起公于五鹿百花之間余知公必感
于兩朝之恩激于一日之事慷慨登車抒老成之石
畫豁羣工之蒿目其以報當宁而慰海內蒼生之望
者夫豈淺小哉萬一 皇上旁求念切需才待舉公
亦不難如太傅之以猶子應詔爲他日折屐齒地也

學淵堂文集 卷之四
昔陶弘景歸華陽朝宁有大事遣使往咨當時有山中宰相之號夫弘景仙人也宰相貴臣也弘景在朝則爲朝中之仙人在山則爲山中之宰相夫豈有畸能異術要不越調天下之元氣與調一身之元氣允符乎易與春秋之義焉爾諸君子試以余言爲公壽未審公以爲知之真而言之實與否也

巡撫直隸中丞格公壽序

自古人臣之拜爵公朝孰非畏此簡書天子是若者哉舜命九官人有顓謨或曰敬敷五教在寬或曰惟明克允用恩用威飾喜飾怒訓誥抑何精切也臯夔稷契各所庶績卽非有後世竹帛之垂而其所以稱明命靖爾位者詩書之文乃罔所紀載故三代而後天子命官之詞多不傳而服休服采孰爲無忝朕命孰爲靜言庸違蔑有以辨豈數千百年來之爲之君者好爵子縻鮮所申命乎抑其臣弗克對揚休命敬答帝簡相得而章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慎簡百僚

知人善任矣而於督撫大吏必 廷遣之賜衣賜飯
載錫上駟以寵其行洎 陛辭時誠命諄諄或因其
地因其人因其事未有不洞若指掌而明如燭炤者
侍從之臣簪筆而紀之洋洋孔彰奚翅典謨也哉壬
戌春王正月滿洲格公以內閣學士奉 命出撫順
天諸郡縣瀕行入辭 上賜宴於 內廷諭之曰畿
輔人情淳樸易於見德前兩巡撫皆有賢聲繼之者
第靜以綏之耳無急於見長無刻於求治惟爾之能
畿之北半八旗食采地叢神社鼠倚伏爲奸漢官多
不能治朕特簡爾須大懲艾之用除積習亦唯爾之

能公受 命惟謹洎蒞事旅見諸長吏詢問民間疾
苦纖悉不遺稔知三輔之民易治也未耜莫施而祿
禡弗廢田間不聞有呼籲篝車不滿而箕斗猶徵里
中人不聞有怨嗥仰維淳樸之天言亶其然已因稽
前乎此者之何以治也已未以往日寬寬之漸而爲
縱弛於是民思振作已未以後日嚴嚴之襲而爲煩
苛積而爲鷙擊於是民思惇大公曰吾有以治三輔
矣諸葛武侯曰澹泊足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言乎
其體也吾將致虔其用於是謝絕苞苴蔬果酒醴不
至也安有魚懸安有絲捆敦崇樸素裘馬膏蠶未廢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也何遽布被何遽脫粟鞭扑勿淫逞也民未嘗不帖
然戢詭媢勿妄加也吏未嘗不冰上行弊不必狐鬼
訶也人自無匿情奸不必鋸筩測也人自有畏志阿
固當烹也譽言徒至柱亦可破也勢醜奚沮下車不
三月官自黃綬斗食而上民於耕食鑿飲之餘賓賓
然弗思曩者之寬熙熙然且不樂曩者之嚴而于于
然安以恬焉澹泊寧靜公洵體立而用行也乎未幾
朝廷命大司寇魏公少宰科公巡察畿內兩公奉
天子璽書赫赫然有豸衣繡斧之威其震動實甚而
狂且壬人乘所張皇輒騰詆誣造飲章因之以爲利

民不安其井里公惟澹以定之靜以持之而險譎者
無所庸其沙射嚴酷者無所行其濕束瀛海以北尙
煩摘發恒獄以南持斧巡行已耳其所安全寧有量
哉公復念三輔之民苦於追呼者吾得以緩之苦於
貪殘者吾得以黜之苦於矯虔者吾得以釋之惟是
苦於黠猾無賴之徒未易釐而剔之也閭閻惡少不
事生業小者擄菹醢飲以爲莽大者椎埋鈔掠挺而
走險犯者吏擬置之法輒跳身旗下一紙自鬻百足
難僵鮮衣怒馬引顛呼朋狎侮官長爲奸之囹爲盜
之藪視民有中人之產者如凡土肉不盡啖之不巳

禍水橫流惡醜肆被攫取人金錢以媚其主人啗
於小利視若外府而勢益張有司益不敢問守令以
下往違受其毒公毅然上疏慷慨直陳其害爲拔本
塞源之計凡奸民自鬻八旗者請悉收入旗下不得
仍居本籍狐假蠅合流毒所在疏入部議允行上
復命九卿廷議悉如公請而嚴切過之於戲天下之
爲巡撫中丞者衆矣窮年累月章奏百千大抵簿書
期會與訟獄爰書耳孰有如公之感慨敷陳上以動
九重之採聽中以諧卿士之謨猷下以作民生之福
德如是者哉仁人之言其利溥惟公之謂虐公于未

入告不以謀參佐將入告不以示監司旣入告不以
謝百姓是何也澹泊寧靜體用固如是也海內讀公
疏謂公言人所不敢言而朝廷可其奏無稍遲回
此開創以來所僅見者也於戲知言哉然而未也方
公之拜官也 天語已勅之矣及魏司寇科少宰之
巡察也 帝命重申之矣 當宁之軫念民瘼予辜
儆切藉非公之公爾忘私未有不故事了者是舉也
洵古所稱元首明股肱良一德一心之美歟昔舜命
九官有咨汝之詞而九命迄事無庠績之告已足垂
休萬世况 君咨臣儆上行下效於以對揚 休命

敬答 帝簡也遠過虞廷矣七月上浣五日爲公攬
揆之辰畿輔人士仕於朝者合而稱觴屬余爲酌者
之詞余曰我有以壽我公矣書曰天壽平格詩曰萬
壽無期皆君所致願乎臣之詞也非民所致願乎君
之詞也惟華封人多壽之祝爲善禱焉然第願之禱
之已耳而壽之理與情弗及焉者公之撫邦畿浹歲
矣澹泊寧靜自治治人均有其驗茲卽岡陵松柏之
可頌也奚俟邀引秘笈仙籙之言溢美貽背鯢齒之
徵而後云善頌善禱也哉

郭長公封翁七十壽序

余嘗過洛陽攬結山川之盛畢然高望而嘆曰嵩少
天地之中河洛文章之祖青甲顛顛黃戊芒芒兩儀
氣均九壤形正莫此爲極也漢郭有道僑居最久記
者謂與元禮道合畱連不忍去河上仙舟至今流美
於戲先生之久於洛也寧第云爾哉當漢室濁亂高
賢引身擇地而躡聊可託跡於時處處於時廬旅多
攜家偕往非直賃春鑿坏之屑屑意必其有後人世
籍於此者詢之而果得焉閱閱詩禮自漢迄今矣及
出其世譜而披之蓋漢明帝時荊州刺史賀芝裔也

史記賀刺荊州明帝賜以三公冕旒賀行部去襜帷
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表表名臣也宜其昌厥後哉
按郭爲號叔之後其封國在陝洛間秦漢以後凡郭
氏之出於陝洛者爲嫡系焉泰與賀相去百年一以
功名顯一以德業儒術著斯亦足光昭號緒矣迄今
又二千年庸詎無以嗣以續續古之人者乎以余所
聞官階崇華勲譽曷奕則有之抱道蘊德績學濯行
名滿寰區齒尊黨里者吾更思觀止也壬戌冬鑿儀
叅軍郭君五宗來言于余曰某有父明年春秋七十
里中人將舉大慶某爲五斗匏繫弗克舞斑獻酒介

壽堂上怍怍無以釋冀得公一言製錦而書之家嚴
性至孝事先王父母甚謹少沉毅靜正以大節自負
居心平恕外無城府里人愛而敬之余曰此抱道蘊
德者也願聞其學行五宗更端曰家嚴以生長伊洛
間慕鄉之先哲劇心於周程三夫子書積精抉奧四
十年不稍倦秦漢以後諸名編擇其足以羽翼經傳
利濟生民者讀之其它景麗煙雲鬪華月露恒涉而
不畱生平取予不苟然諾無侵百畝外不別治生與
人無詬厲亦無睚眦嘗曰吾得爲鄉之平常人足矣
敢曰矯矯乎余曰都哉此積學濯行殆古太丘彥方

者儔耶矜奇弔詭信所弗出敦倫砥節知必有特著
已五宗作而應之曰唯唯先王父官滇之易門令邁
亂殉城萬里遐荒隻身顛沛岌岌淪胥已家嚴泣雨
哭風卒扶櫬返里人稱之曰苦孝以是名重兩河爲
鄉祭酒廼者遇 覃恩叨封典一命之榮百歲之慶
於斯焉際余曰名滿寰區齒尊黨里惟太翁其允符
乎大足以慰余疇昔之意也矣迨敘厥家世果刺史
公之華胄也余於是嘆古今人不相及焉從來稱世
德名家者往往多所憑藉非千乘之封則萬鍾之祿
威勢資力燁赫一時數傳而後不無凋劫泯替也號

之爲國僻處一隅介於秦晉侵凌無蕘卽今所聞垂
棘屈產假道於虞一事可以識已號惟積德行仁保
其祭祀卒免兵戈雖并於秦而子孫族姓未有仳離
以國爲氏厥後有道以德業著荊州細侯以吏績傳
汾陽代公以功名顯其它以獨行鴻詞尊官美節聞
者殆踈綿椒衍而不可紀極也眎彼爭強處先黷武
窮兵而其後變易姓名避處絕域者其相去爲何如
耶太翁不以功業顯而以德業文學聞於世且能義
方有教式穀繩武也詩有之曰豈弟君子俾爾壽而
艾俾爾昌而大若操左券焉矣五宗試以余言爲太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翁壽雖謙謙君子乎必嘖然進一觴也

直隸巡撫大中丞金子孟求壽序

康熙丁巳冬吾鄉大中丞孟求金公再疏乞歸奏言
委摯 上惻然念之下所司議可否先是 六御幸

畿南公拜 行在凡所顧問奏對昭晰 天子褒其

才八年來化行政舉頌聲大著 睿意以公之去爲

介介部臣引例啟事 上顧閣臣曰撫臣可去否卿

等皆畿內人間見夙稔其以實對奏曰撫臣清慎惠

敏春秋方富體膺小疾安善可碁而歲力疾供職不

競不絀無稽無舛畿民愛戴未可遽允所請 上曰

可令在任調理時畿輔人士貴遊中朝者四五十人

聞公引疾入告成皇皇如慈母之我離也卜夜繕疏
詰朝封事疏畧云撫臣潔已愛人殫心任事勤黷展
報國之才安靜造生民之福刑清而訟息吏畏而
民懷邇者王師四出供億充盈驛郵整飭更驗才
猷頃覩邸抄知撫臣引疾入告臣等家鄉載德僚友
稱賢不忍其去里中父老聞信傍徨臥轍有心叩
闈無力謂臣等身在班行豈不爲朝廷愛屏藩豈
不爲桑梓愛雨露責臣望臣萬姓若同一心也情愷
詞真言皆實錄疏未上而慰留之命已聞獨兩侍
御以例得 陛陳不關納言獲遂借恂之請嗣是紳

者衿者饁彼南畝者肇牽車牛者以至冠駿驥之冠
衣禰福之衣者靡不龔鼓軒舞舉手加額而頌 聖
主之重念斯民因以慰留我公也留而撫我人斯行
復匝歲清節益峻湛恩益深塗歌巷詈不識禱祝之
何從也小春之九日爲公攬揆初度監司太守而下
暨保屬甘城之明府將稱觴爲壽問言于余竊惟古
云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公之功德淳龐彪炳
軼古轍今庸擊壤所能贊矧而握茲三寸不律於以
形雅成頌象功德而立言也余滋媿矣其如詎不可
辭何恒見近今之爲壽者大都艷稱探龍珠於一圓

撫銅芝于三秀或曰紫山之液煉則飛仙墨山之茵服而五百靡非求神于草木加意于形神奢焉樓起食霞鍊成及景是必搜玉局之荒編翫瑤峒之奇字而後快也豈可為訓哉余讀孔子書者也則亦原本於孔子之言已爾孔子之言曰仁者靜則為之驗曰仁者壽亶矣乎壽之原於靜也靜之本於仁也我公之撫我人斯闡澤旁敷惠心殷注仁之至矣孰識其為靜之極乎按 天子之畿內言乎象緯則燕應箕尾趙應昴畢四宿環照言乎幅輞則東際海西倚太行南襟大河朔枕宣雲千里延袤言乎版籍則慷慨

悲歌之族榆關以右大伾以左皆是也言乎僚吏則分藩臬者八道塗雖堂者七府佩銅符百有餘邑也言乎軍伍則戴胄環甲控弦鳴鏑十有七營鎮堡守陴耕屯課牧者十有六衛也綜而計之天之四宿必其有祥而無禳其靜也難地之千里必其有稔而無歉其靜也難版藉之林林必其有鼓歌而無怨咨僚吏之若若必其有秀茂而無繆懦軍伍之師師必其有紀律而無譁課其靜也其無弗靜也尤難之難我公蓋胥有以靜之矣迺者青女肆威于朱夏奎婁之間何如也箕尾無是也是則三輔之天靜黃輿龜坼

於赤墳海岱之間何如也燕趙無是也是則三輔之地靜探丸烏合而揭木秦越之間何如也幽薊以迄魏博之間無是也是則三輔之人靜不寧惟是桓桂五馬而下黃綬斗食而上奚翅纍纍也鮮畚鞬鞠脆之勞多展驥割鉛之效三輔之吏靜也不寧惟是千夫長百夫長稱爾戈比爾干奚翅桓桓也鮮霸上棘門之戲多投醪挾纊之懼三輔之兵靜也於戲星雲祥順則景卿可書河岳懷柔則芝醴將獻民物康阜則壽域可登雖遐考泰鴻粵媿軒遠何以加茲使十四國諸侯而悉如我公十四國封域悉如三輔則裳華可讌采薇不作矣于以扞廟堂宵旰之懷奏海寓昇平之治顧不懿哉考之周子太極圖說曰靜之中有動動之中有靜靜其體也動其用也猶之子思子所謂中爲大本和爲達道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非天靜於上地靜於下人靜於中乎諸葛武侯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荆蜀之事業不出南陽之揣摩張詠治蜀處驕兵悍將之間常神色不動一言而謚其震驚靜之爲用可以制敵可以定亂古人非有異能也曹參代蕭何相漢民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壹靜實可以治天下矣異日者我公入脩三

事爲 天子燮元化福方夏與古名臣哲輔比烈焉
可也甚矣靜之時義爲大也孔子則必舉而歸之于
仁者何居仁爲善長孳息萬里涵育羣生靜而有爲
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動而不居也我公之撫我人
斯洵乎仁之至矣仁而靜靜而壽理有固然使孔子
之言而未足信於天下萬世也則余言或疑近諛使
天下萬世而無不深信孔子之言也余言殆亦質而
可徵者雖然我公之能仁能靜豈遽如汲黯之於淮
陽乎畿甸如其其寥濶也吏氓如其其稠濁也興除
如是其繁猥也况乎赤白之羽日交於旄冠蓋之役
日經於郊雲錦之上駟突如其來而飈乎其徂也歟
噫我公仁人也大臣也而實勞臣也清慎惠敏曩所
爲仰答 主上之清問者公之大體舉此矣安靜造
生民之福鄉之人所爲皇皇而欲陳於 殿陛者公
之大用舉此矣昔韓魏公文潞公敷歷中外閱五十
年績由勤懋望以勸崇二公皆登大耋仁者壽孔子
之言亶其然矣諸大夫持余說而爲酌者之辭知公
當輟然進一觴也

東鹿令李鷺洲壽序

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序以爲天子燕羣侯之歌周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皆元后也有德於民天子嘉之國人頌之謂之父母莫不尊親其此義孝子產相鄭輿人作頌惟曰衆人之母則又專虐親耳父母之稱君與相均有得焉已而近代惟舉而屬之縣令其義何居或曰漢人比守令于宰相以宰相近君守令近民故可兼重雖然實式近之而罔以親之維此下民孰無父母乃何以萬族而共一君此閭而不能公其父母也故

推其義曰母主慈大約政寬者稱焉余不謂然易不
云乎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專乎慈則嘻嘻矣
專乎嚴則嗃嗃矣水柔而民翫之火烈而民畏之國
僑之論豈獨爲族大而寵多者設乎顧嚴也父之義
也慈也母之義也故後世專以屬之邑令也今天下
千百縣令矣疇不冝體此意而爲之而吾郡之束鹿
爲尤冝郡古燕南境束鹿古趙北境雖悲歌慷慨性
習攸同而地遠於郡土曠民愚農末相半農則慷慨
之遺也而未則非矣非慈無以字爲農非嚴無以治
逐末况乎東連海岱西串雲并萑苻叢薈錐埋鈔畧

不時而有非煦煦者所可勝任而愉快也宰是邑者
往往不得最其績地之爲乎時爲之乎抑其人罔以
度乎其勢而因乎其時乎前年廩延鷺洲李公筮仕
分符來爲束鹿令余固知公之足以勝任而愉快已
余與公之太翁曉生少參爲齊年友淳醞俊偉頎然
人中龍而學破萬卷才弘肆應敷歷中外所著輒有
聲績鷺洲以象賢得堂上歡凡曉生所觀畫展措鮮
不筆紀而心識之養惠使義得之家學者誠有淵源
一旦分百里而宰之出其素所積蓄百分之一予以
埒芳卓魯何有哉蒞任不數月悉心延訪遇事精研

風俗民情利弊得失洞若觀火因語人曰吾初銓此
邑長安貴遊咸謂鹿巖介在兩郡夙習悍黠好健訟
使氣非大剏之不易爲理今閱數月大畧已覩使令
果廉隅無闕公明維允乎彼蚩蚩者亦何樂而爲莠
民也聞者咸服公于邑之秀良以子弟蓄之惠愛護
持惟恐不至而僉壬者流雖豪有力皆置於法倘其
悔悟請命則亦不吝包荒或有謂公除惡不力者公
曰獨不思以人治人改而止虐聞者感悅如是五載
而德化翔洽績猷彪炳循良之譽爲三輔冠它如訟
息盜弭隸肅民和人曰公能勤勸論也講鄉約也嚴

保甲也余則謂之緒餘耳而豈探本之說哉東人士
德公而不知所以報公每欲形雅成頌遠而比于溱
洧之歌子產漁陽之歌張堪戛戛乎以爲不足儼似
之也其意亦良厚矣秋九月之八日爲公攬揆之辰
將製錦稱觴問言于余謂余之于公蘭譜締紀羣之
交桑梓受九里之潤衡茅庇十畝之蔭焉必能稱引
古昔揚挖美盛也余則究無以踰乎誦南山之詩者
何也上之所以褒下下之所以頌上懿哉父母之名
允矣父母之實焉已爾公其軼然進一觴乎

王宛平相國夫人壽序

嘗聞之春秋傳曰天子體元者也宰相調元者也故
三代而後皆置丞相漢之相國唐之中書令宋之平
章皆丞相也明初不置相置殿閣大學士稱之曰輔
臣輔者助也義蓋重以宏哉天子以相臣爲助相臣
詎無助之者或曰丞令者能助宰相理天下然而未
盡也列女傳載卽墨女子語齊王曰屋堅不堅在乎
柱國家安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何對曰王之
國相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
左右是外比也賢其妻子是內比也王曰善夫比之

爲言助也助宰相而調元化理陰陽庸詎三五丞令
云爾耶周禮無封妻之典世卿之官妻從夫貴漢以
後則特見焉率封郡縣君然不過如詩所云象服六
珈以品第爲等差耳而夫人之貴遠越縞綦矣甚矣
宰相之重而宰相之夫人之有需于賢也粵稽古之
隆美大臣者爵服錫予而外筵往見於文辭詩之燕
羣侯也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書曰天壽平格魯頌曰三壽作朋是奚取乎蓋以國
事猶家事也國之事統於相家之事揀於家督使家
有督也一年揀之不如十年揀之十年揀之不如百

年揀之非壽者能之乎故臣祝君曰萬壽君願臣亦
曰萬壽不嫌其耦也然則二事大夫皤皤黃髮允爲
國禎矣古者八十杖於朝或輿而上殿凡與朝誓后
弗第不厭棄老成而且有祝壽之文如是其懋已夫
天子而願大臣壽考而爲助大臣亦願夫人壽考以
爲助則爲天子祝大臣爲大臣祝夫人是亦非私焉
矣今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尙書王公弱冠登高第官
詞林爲 國家黻黼之助壯歲官容臺爲 國家寅
亮之助官中樞爲 國家蕩平之助鴻文雅度徽猷
亮節有古大臣所不能兼而獨兼之古大臣所不克

致而並致之者在 世廟時海內已頤頤然有爰立
之望及今二十年始拜 命宣麻詩曰天子是毗王
躬是保其以助臻邳隆佐宣弘化者中外方引領焉
而時當極盛海宇乂安人才輩出公乃汲汲焉以推
賢進士爲務師濟寅協超絕百古揆之齊女所云明
於外比者不旣允虐抑知內比則尤有大賢者乎公
之家君廉一官比部郎仲君裕三官稼部副郎世德
綿厚家學淵源洵足濟美常稱述其母氏一品夫人
董太君庄長名闕于歸儒宗鐘鼓旣樂而翟弗卽膺
非如何有何亾而雞鳴是做者也時堂無獻脯之

夫人爲冢婦家政悉操於一手如持大府之憲釐然
有條次身無破采之服室無文衣之餘于婦而下無
敢禮紫珍作鏡聽者寧獨金鹽玉豉料理凌雜已耶
事文貞公孝且謹以不逮事姑梁太夫人爲憾得所
遺失士像焚香虔潔逾於春秋霜露撫育比部兄弟
慈嚴並篤相國夙夜在公無違問家人生產及塾中
鼓篋然未始一日不在懷夫人實深體之恩斯勤斯
以致烏衣有令名也相國有玉季五十年前箸猶未
析娣姒滿闈芝蘭滿堦姜被恒溫田荆益茂夫人之
德洵稱聖善昭融矣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於家邦家齊而後國治之義上自天子下及大夫靡不均責也故惟能齊者斯能治亦惟能齊者斯能佐君以治也公儀休爲魯相史傳其拔葵罷織二事以爲得相之道識者竊惜其無內比焉夫人之有內此如此豈不願其有備福哉壽者福之一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夫人於相國爲令妻於比部昆仲爲壽母詩人若爲頌之矣敬序其義當南山之三章

高九臨稼部太夫人壽序

代

古者六曹以天地木金水火爲名而司徒曰地官地臣道也母道也義有取乎養焉虞舜命官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養且兼教也夫上古命官中古命名具有義意則夫居是官者顧而思之烏能已歟鄭子產論政則曰與其爲父不如爲母抑又何居穀梁子曰子生三年不免於水火母之過長而不傳以師父之過養與教厥爲分屬雖然分而屬之者一家之教養也合而屬之者天下之教養也分屬者小而合屬者鉅蓋已審哉吾儒學古入官孰是動而爲天下母者

則稱是義也。憂憂其難之。余謂有難有不難。何也。一家者。天下之始也。曾子曰。慈者所以使衆。母主慈。故得母之慈者。乃可大用之。以養天下。讀易家人卦。母與父並稱。嚴君母。又兼主嚴。故得母之嚴者。且可大用之。以教天下。以是而論。與其爲父。不如爲母。雖國僑救時之說。而合而用之。斯實古今之通義矣。稽古陶士行。吳隱之之母。不益直其然乎。余長稼部十稔。代天子養天下。教天下。夙夜用是兢兢也。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則分猷宣力。卽須我友。亦孔亟矣。上郡高君九臨。大將軍季甫公之冢子也。以蔭官計。

曹郎倜儻明練。綜中州之財賦。而恢乎游刃。凡所論議。恒煦煦然若保赤。何其愷耶。殆多讀書識前言往行者耶。余筦中樞時。知季甫公爲名將。豎豐功偉績。于宣雲巴。夔間。智勇比於漢之李廣。宋之吳璘。而忠勤過之。然更有度越羣倫者。好古愛文。每頌古人。一將功成之句。輒悽悽不樂。所在得一博雅之士。輒授之館。命九臨。昆仲北面師事之。誠之曰。簪纓何如紳佩也。於戲。公蓋仁將乎。宜其子之能慈能惠也。公餘間進而與語。咨其所學。卓犖不羣。迨詢厥家世。述母德。且媿媿焉。其曰。莊靜淑惠。孝事二人。愛育諸子。躬

督家揀者無一不比于古賢媛乃有云當季甫公建旄川中烏蒙民萬餘避兵箐峪中主兵者欲玉石焚之季甫公爭之不得歸而怏怏夫人詢知力促季甫公急遣以去就爭之因得請活者萬人至岑敘州俎豆之不衰余聞而亟起揖九臨曰信乎君仁人之子也太夫人必登大年九臨進而詢所以余曰仁者壽此吾儒之言乃若天竺氏言功德抑又彰彰已漢鄧太后曰嘗聞活千人子孫必封吾兄訓爲謁者治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王商謂順烈皇后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

當在吾女孫叔敖斬兩頭蛇其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於戲天道好還報施無爽弗第詰士能言之而淑媛亦能識之且叔敖之母謂陰德而陽報者後之人將無以叔敖拜楚令尹當之乎今九臨則已貴應列宿矣今世之所謂陽報者壽考維祺耳以是爲徵可其信也九臨額手曰願如公言某得報劬勞矣乃又進而言曰嘉平月之十有二日爲母夫人設悅辰願鬯是說而筆之爲文某藉以舞綵稱觴慰我慈氏且以勸後余曰君欲以是爲勸乎吾用是以爲君勸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含香粉署視草薇垣非一命可比誠體太夫人之志
而濟人爲心今天下金穀之賦何莫非閭左休戚之
關 國計固所當籌民力亦其宜恤邵堯夫不云乎
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余與諸君子所當晷刻塵
念而後可者也因書之爲太夫人佑觴爲九臨銘佩
焉

李容齋少司農太夫人瞿太君七十壽序

戊戌春余奉 命典南宮試得士三百人今少司農
合肥李君容齋與焉旅而謁於邸僅通姓字家學淵
源弗及咨也未幾選讀中祕書嗣是揚摧文墨時時
過從覩其襟度弘淵談言條爽竊心儀之翩翩于金
馬石渠者二載率嶄嶄特立耻市盈於修橐戒盱衡
於噉名嶽嶽以名臣自期弱冠登朝烏奕駿茂非得
於家猷者素烏克臻此耶間詢所師資曰二人之訓
也慈氏教尤豫且謹焉迺更且述曰母瞿太君性正
而靜歸家嚴佐囊雪耕雲不苦於嗇承堂上卮匱歡

代調董苴至拮据大故無纖慙也家政肅肅訓某昆
季三人惟醇惟稊避津讓路不使競于里誠諸冢介
及臧獲慍不爽一武蓋家道當何有何無之際太君
安澹泊者三十年卽某昆季稍稍通貴亦咸願效先
世之澹泊以安太君也太君乃樸惠自天瑤璆不愛
愛簡册纂組不熹熹文藻不願子弟名豪舉願名廉
隅不鄣德澤滿里閉鄣滿瀛堦余聞之而聽然曰由
來天地清淑矜貴之氣蒼蒼之乾成者多坤成者少以
乾成顓生坤成顓成也迺若蒼虬顯成無殊於顓生
且有溢於顓生蒼蒼者寧無意哉攸蒼者一攸成者

衆攸成者衆攸滋者蕃易曰地道無成而有終終之
適以成之矣天故不恡獨攜而予之也太夫人蓋荷
天純嘏者乎昔謝太傅居東山內諷以家門之富不
安其澹泊也陶大夫務大內諷以令尹之貧不安其
繁華也謝婦不安澹泊而謝甘小草於後陶婦不安
繁華而陶已大競於先其孰與太夫人之自少至老
前後三十年恬然于澹泊也耶容齋自詞曹游躋貳
卿清華也仲子官中翰叔子官郡倅皆清秩也胥能
砥礪名節效先世之澹泊以安太夫人何其懿哉昔
人云是父是子余則云此母此子矣太夫人今年七

十齡嘉平月之八日爲設悅辰司農郎署諸君將稱
觴祝曼壽乞一言爲酌者之詞余曰吾有以壽太夫
人乎聞之養生家曰心愉者氣和氣和者體康可以
登大年以余問於容齋者謂愛簡冊不愛瑤琲熹文
藻不熹纂組太夫人之心也容齋讀書破萬卷撿藻
摘葩著作滿家當世之號爲騷人詞客靡不遊其門
斯亦學圃之宗工菘林之雅望已太夫人之心愉矣
計必撫而喜曰此老人和膽之遺也進一觴願子弟
有廉隅名不願有豪舉名太夫人之心也容齋貳計
部所司皆天下金穀鹽權事苞苴不敢至其門竿牘

不能達其掌記而濟濟屬僚歲時間有欲餽遺瓜蔬
醴苾而亦趑趄者其廉隅爲何如也仲氏橐筆於鳳
池叔氏題輿于金刀抑可知已太夫人之心愉矣計
必撫而喜曰此老人還鮓之效也再進觴且太夫人
之心尤有厚而廣焉者日惠澤不鄣滿里閭鄣滿瀛
埏也容齋佐綸扉每見 朝廷行大慶賞沛大恩澤
卽額手曰 聖德無疆及簡貳司農之堂纔數月四
方有以水旱告者輒爲請振卹有以闕採陳者輒爲
請罷斥雖 聖天子嘉惠元元湛恩汪濊從如轉圜
而容齋能贊同官以持正議仁心仁聞流播方夏太

夫人之心益大愉矣計更撫而喜曰此老人繡佛之
勸也三進觴太夫人之心洵愉已哉愉斯和和斯康
鯢齒鮐背古謂是壽者相也而光融聖善燕喜多祉
今謂是壽者元也弗寧惟是容齋有子曰丹絳綺齒
成進士入詞林有鳳毛且爲龍友王母含飴之頰猶
馨文孫珥筆之華已嗣太夫人之心愉也滋甚語曰
天壽風地壽火人壽子惟太夫人壽以子而更壽以
孫奚俟摘寶文之初蕊拾穆陀之末葉以祝大年也
哉而子若孫奉制詞命服以進珠襦霞帔在側瓊
漿瓊液在俎蓋不第屬饜以膏鱸薌澤而實耿光以

上善令名方之昔人殆居何等耶余聞宋張平章母
八十餘至勤人主嘉歎福壽賜手詔存問賈參知母
蒙詔見賜坐賦詩比教子於孟母今主上孝事
兩宮合歡萬國一旦詢問大臣母夫人如往代故事
余雖不斐尙得從黃閣贊一詞哉

祝桑雨嵐壽序

祝壽禮乎何以古無其文也間有見於史冊經傳者
華封人曰多壽詩曰無疆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非
臣之於君則子之於親耳君臣禮大父子恩深禱祝
而稱願之以禮則非諛以恩則非文故不必著爲典
則屬以專詞也外是則不得並論淳于髡曰希韞鞠
脰奉觴爲壽聶政之母人以百金爲壽遂以俠報之
淳于之所言嚴客也聶政之所爲市道也又下諛與
文一等矣流而爲媚子之於津要下司之於上官節
益縻態益卑何禮與恩之有然則祝壽之文君父而

下遂可盡廢乎曰否否亦有禮可比於主敬情無殊於主恩者厥惟弟子之於師君臣以禮父子以恩師弟則以道是道也禮因以隆情由以浹詎有聯君臣而正父子顧反出於其下者哉保陽郡學博士兩嵐桑公七月中浣之七日爲攬揆辰遊於其門者數百輩相率而祝之余聞而喜曰是舉也不可廢也道之所在也公孝弟之譽久在閭里少年遊成均舌耕以自給戶外事聞不聞焉甲申以後產口落行日峻卓然有道之士乎哉迨成進士高第司銓者將畀以民社悄然不懌者累日或曰縣令一官練習時務稍稍躬勞勤俸給所餘足以贍宗黨烏乎其不懌公曰違吾素志也吾志在文章使得珥三寸不律翱翔於金馬之門紫薇之署詎不大快無如其不能矣吾其以廣文小試乎夫辭百里之尊吏而甘就一片寒瓊其不汲汲於榮膺何如也不謂之有道之士不可也擁臯比以來垂五年所盤中水晶常是不給或曰攝篆可給也公視之若浼或曰竿牘可給也公視之苦浼惟日取多士之秀類能文章者督課之開諭之勿勿然無倦色嗚呼公真儒者乎昔王新建未大用時日偕生徒講學見者皆以儒目之及江表績成輒膺上

可儒者而有道不但可以爲學問中人且可以爲功
口中人如公者又烏得止以儒目之也公有丈夫子
九長者如龍稍長者如冠玉少者如掌珠晨夕羅拜
膝前授經能誦授管能書授繡襦棗栗能舞能啖嚼
宛然畫圖也公乃逍遙於藝文之圃徜徉乎琴樽之
間諸生傳素業多子承色笑於都哉古今之所謂仙
吏者非公而誰陶弘景陳希夷仙侶也皆有子孫論
者曰得道者繁其族陸法師則謂得道者以道德爲
父以神明爲母公而多男子也所謂得道者繁其族
耶而道德神明又其所深修而簡練之者余故於其
隱操而信其顯節於其素心而信其澹致於其學問
而卜其功名於其多男而卜其多壽嗚乎豈臆說乎
要皆以道爲之衡耳則多士之相率而祝也誠不可
廢也

王惠迪壽序

惠迪王翁者郡之篤行君子也門閥甲于三輔書香
紹于十襮僉憲公以名進士歷官有廉正聲生翁兄
弟八人而翁行五翁之少也才穎卓犖博極羣書弱
冠冠民字試輒弁其曹取青紫如唾手壯而膺一疾
不耐思索遂畱意于岐伯黃帝諸編不數年而病良
已復理舊業思以表建恢奇會兵戈瀕洞高隱郎山
深處益肆力于經籍而刀圭針砭並極厥精亦良相
功乎翁性樸而直以孝友爲家訓第一子若孫翩翩
有鳳毛與人無論紳士農賈坦然示以誠慤一兄兩

猶子掇巍科名甲宦階烜奕翁不貴其貴也年登古
稀後生侍座各令鬯所欲言不膠膠乎如古負劍辟
耳之禮翁不長其長也倘人有垂于度者則面正之
不少假意甚實逞逞為詐者所給覺之亦不甚志曰
彼自欺其心庸何損于我好濟人困囊澁則典衣以
繼猗歟翁其古之所謂有道先生歟今年七十矣嘉
平月之廿六日為覽揆辰合郡遠邇酌酒為祝史蔡
颺言曰天之所以予于人者有偏有全人之所以受
于親者有強有弱其全而全焉強而強焉者無論已
偏而偏焉弱而弱焉者必其人之無道業而鮮學問

者也何也道德者人之楨榦學問者人之功能有楨
榦而無功能祇以保其完我苦縣漆園之類是也有
功能而無楨榦徒以見其狗物臥龍鳳雛之儔是也
完我者道德南華亦與悟真參同等傳耳不聞其利
人而濟物矣狗人者落鳳坡五丈原亦未聞其黃髮
鮐背也而况乎既無楨榦又鮮功能者乎夫所謂道
業學問兼而茂之者完我而不錮于我利人而不徇
于人也故蓄其道可以並美于苦縣漆園大其學可
以邁休于臥龍鳳雛至不得已而託吾道吾學之一
端以表見于時則所操彌約而所及彌摯殆所謂壽

已而壽人者耶翁予父執也先子嘗謂予曰吾友王
五翁性偏于孤介常落落不合于人而孝友大節則
素著雖弱不勝衣胸有異術當師事之豈非重其道
業乎及長而獲與翁遊煦然如春無城府而有蒼素
挾一冊書利人無算不復見向所謂落落者且精神
爽健目炯炯若巖下電亦不復見向所謂弱不勝衣
者則何也或曰公老而學問深化城府而精性命矣
嗚呼性能偏人而不能圍人以全氣能弱人而亦能
輔人以强者則道業學問之功若是其大而有用哉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道業之能全性也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言學問之能強形也孔子曰
仁者壽言既有道業復有學問之可以介大年也翁
于道業茂矣學問純矣雖以携傭佗之手拍洪崖之
肩無足難者區區耄耄期頤云乎哉

保定太守秋潭方公壽序

嘗讀天官家言謂五行之星木爲仁所躔分野四序和五穀登人民富壽物無札厲故曰德星一歲度一宮歷紀而週故曰歲星戰國術士動稱歲星在我者蓋取乎能爲福利也又靈臺推測者云時而遲留月不行一度時而疾行月行三二度旣疾乃退其于一宮也必盈一歲之數余于此輒慨然曰甚矣天之仁愛萬物也甚矣天之仁愛萬物至均也而疾仁所至又順而度之載來載往則不無厚幸焉嘗以比之乎人大賢君子身爲士大夫布德流恩使人稱曰豈弟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君子民之父母可不謂仁乎而所涖之地政平刑緩
物阜民安可不謂福利乎顧有久涖者有一歲數遷
者地之受福不能無異其久焉者吾知必慶以怵也
其暫焉者必禱而求也至若不久而去不久而來相
違或遠或近河可潤九里木可蔭百畝則亦猶星之
疾徐去來食福者其爲慶怵禱求何如耶知是義者
可以頌我秋潭方公已公筮仕吾邑約躬勑度覃惠
明仁能日啖脫粟能日馳欵段不自知其爲邑長攸
以燮諧於滿漢上下之間我人之顯被其澤陰食其
福非屈指可殫也不數月而聲績噪播若古何暮之

歌直蜚達于 九陛間中丞洎監司諸使君最其卓
績以聞秩滿遷湖廣德安郡別駕以去當其宰清邑
若木星之次箕尾宿也福利甫浹旋移於軫翼則疾
行躔度已清人之仰而莫挽也奚翅臥轍之不可畱
未幾而以輯玉來日輦雙鳧度灘水聞者趨迎懽如
孺子牽慈母之衣裾則其退行析木之津也虜未幾
而中丞公特薦之爲潞河守事屬朔見中外艷傳則
是歲星之歸其垣非退行也歸其垣當歸吾清而乃
歸潞論者猶疑之丁卯冬保郡缺守中丞公再薦而
超擢二千石來守吾郡是猶人父人母積久而爲太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父大母矣始於歲星歸垣之義相符公之來若客之
歸舍井里依然庭除宛在而子弟僮僕主伯亞旅悉
能認其面顏神氣最旺余考燕爲寅之分野其方屬
木歲星木神歸於木位光采煥發禔福磅礴理固宜
然也公受事後凡郡之利弊罔不興除公極重學校
彘也保郡之庠鐘鼓不聞而戢鋌而列也絃歌無聲
而駮駟羣嘶也而今何如也公爲守尉別闢衙署也
類林始復有血也公最憐人才彘也筆峯翠暗而呦
鹿無歌也文瀾澌斷而杏園誰題也而今何如也公
爲繕葺奎樓也公爲疏通茆沼也棧樸佇望有咏也

公志在戢寧四履彘也椎埋鈔畧而塗鼓時驚也胠
篋穿窬而狗偷捷步也而今何如也公爲剪綵線之
裾禁童牛之佩也班班蓋如是也矧矣仲叔高臥時
勤安邑之肝子羽不來肯枉言游之駕論文考莩一
月總是春風鳴鐸驅儻四境無非時雨雖次公在淮
少卿治渤文翁化巴焚又未有如斯之備媿者矣紳
喟之衿歌之氓頌之咸思有以祝之而未由進也匪
一人匪一昕夕矣茲仲夏旬有三日爲公攬揆之辰
紳語於衿衿語於氓曰是可祝也迺徵言于余以爲
酌者之辭余邇者仰瞻象緯歲星次壽星去析木不

三十度計必逆躔于天市木仁星受壽星之氣鍾之
于人則仁者壽公之來吾郡猶木星之歸垣也敬爲
之說以當南山之三章試登其堂而颺之

巡撫直隸中丞振甲于公壽序

古者天子之畿內地方千里不設方伯不建連帥天
子自治之未嘗不治漢以後乃設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皆得專兵柄得治豪右得徵辟名士權與三公
埒則是畿內者四國之所具瞻也萬族之所翕聚也
治畿內卽以治方州矣畿內治方州可以治矣甚矣
夫爲天子治畿內者之重得其人也漢張敞唐韋弘
機宋包拯非其人乎史冊所傳三君子之治行固夥
而於其爲京兆尹爲洛陽畱守爲河南尹則娓娓焉
蓋重畿內也重畿內因以重治畿內之人也我 國

家建鼎燕東京亦名府連輔弼郡而八地廣袤千餘里滄海環左太行擁右枕居庸襟河濟誠雄以勝乎京兆尹第治京師它郡非所隸故設中丞以填撫之或二或三近則專領舊多開府于東垣十年前天子巡幸畿輔觀榆關以西遠千三百里始得望見執斧鉞建戟檠者南不數百里卽抵大河河朔隸中州道里誠不均命撫軍移節保定以表率文武將吏若農桑若貢賦若訟獄若稽學校若討軍實緝逋逃靖奸盜任實重以鉅而勝任而愉快者率戛戛乎其難之曷難乎爾耶八郡在日月光際朝廷有大恩澤

首先承之而應聲之呼不時之徵亦首先應之力役車牛往往疲於奔命且八郡半牧屯多王侯將相采地綠疇白版民無什一所有者大都礮礮斥鹵棘深烟冷無復桑麻燕雀也而歲時窘之三年而波臣遊木杪五年而祝融燒雲根而兵時窘之百里而輓鍾以當石十里而策人以當馬橫索索其鬻兒大嚼嚼其剗肉而市有虎而里有惡少抑又窘之鮮衣怒馬聯肩抗臂狐憑鬼叢者霍家奴與衛家奴恫疑而虛喝飛啄而擇肉莫可誰何於戲窘于歲窘于兵天也人無如天何窘于胥與隸窘于市虎與惡少人也人

詎無如人何然而徑無如之何矣三年以前人當宁
遣大臣觀察畿輔意主治豪強一時凜然猶之乎震
雷疾風也過則已焉今年春 上命廷臣會推巡撫
中丞循例具名以上 皇上特簡我振甲于公蓋人
望所屬也畿人聞 命手加額上謂得賢中丞也何
則畿人習知公之德與才也公筮仕樂亭令循績大
著前撫軍特表爲潞河守潞河爲東南衝植天庾所
在百貨輻湊姦宄叢雜多豪有力者陰主之守匪其
人往往撓公而瘡私故必擇縣令之賢且才者以任
之公膺是職柔不茹剛不吐疆不擊而角自崩奸不

褻而鬼自落聲績軼前後焉鄰邑之人聞而望想之
曰安得于公長一郡領一道吾屬胥歸帡幪中也遠
州之人聞而亦嘆慕之曰安得于公建牙畿甸吾屬
共登衽席上也蓋禱祠希冀未可必得之辭耳未幾
而公擢江寧去潞河之人如失慈母在江寧砥礪有
司調劑兵民開濟尤大想望而嘆慕之者又不第百
里千里之人也已甲子冬 上巡行南國 翠華所
屆聞蚩蚩者頌公休德如比丘唄佛名 宸衷特爲
簡在會江南臬司缺破格優畀遐邇怡洎 上幸
淮揚下河七州縣以水災來告遽道犯清蹕特遣

扈從大臣往審跡果如民言 上惻然軫恤議疏海道因移公以廉使董厥工下河之民歡聲震地公于是陸乘單騎水泛小舸歷相形勢詢悉民情得其要領慨然曰吾可以代 聖主活此七州邑之民矣導水不侔於壅流濬河不侔于築障掘此數抔土放廼積潦則湖河自分溝塍斯顯民居乃宅水衡可勿縻也歲月可無稽也下河之民家禱而戶頌之無如所議有抵牾于其間也公乃密疏入告 上因召公及總河大臣敷陳 黼座前兩不相下嗣下廷臣集議猶豫未決迨大司空再往咨江淮之民遂有輓輟之

議公得仍簡江南臬司江淮之民雖不聞籍公而出昏墊亦得公還而布明允獨畿甸之民曩所爲想望而嘆慕者徒託諸空言耳無何畿撫需人 廷推上不及公也 上特簡公以填撫吾畿甸於戲慶怵矣哉公 陛辭卽以三事陳請悉見允納 上復諭曰畿民無他虐苦也苦于萑苻不靖豺虎橫噬爾勿畏強禦力爲剪鋤豪強除則盜自清可一舉兩得也公受命唯唯期以三月報政檠戟初臨案牘委積不十日而顛若畫一屬僚咸竭蹶而恐不及八郡之民於其始至莫不懍懍然曰公廉而有威將無霆轟而電

燭乎吏號號從冰上行公絕不立威也誠諭守令如師之訓弟子臨涖士氓如父母之愛嬰兒居月餘一檄實封下巡道啓視之皆八郡豪強名籍前此人之所切齒腐心而無敢誰何者鮮不在其捕逮中卽掖庭給事亦不之貸又何有於衛霍家奴也耶按其罪狀悉置于法遠邇快服漢書有云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亦其人選悞瞻顧不足有爲耳公之赫然而若搏狐兔如此則張綱之埋輪李膺之破柱董宣之收公主參乘奴又奚足云也數載以來偷兒暴客畿北多于畿南大都倚豪右爲三窟人不敢問自公

除強之令行遂編八旗莊戶于保甲互訶連譏盜無收納處猥惶驚縮非東走齊魯卽西走雲晉畿人幾乎路不拾遺昔龔遂治渤海使民賣劍買犢亦市歲事也烏有如公之神速者哉至若車牛之役歲省民間數萬金民自頌 聖天子之仁恩也非公慷慨直陳何克臻此於戲是皆公功德之見于三月內者而將來且不可窮也則鄙者畿人之想望嘆服以爲未可必得者今竟何如乎七月五日爲公攬揆初度八郡官僚黃綬斗食以上爲公稱觴徵言于余以爲酌者之辭其禱祝忭舞之情溢于豪楮余曰今日之握

學源堂文集 卷之四
符綰綬者大抵樂上官之寬緩而不樂其清嚴公清
嚴如是而何以得此于諸大夫也靜言念之乃得其
故矣夫士君子入官未有不欲矯矯自好者有所驅
迫有所指麾而苦節難貞矣公以廉自矢卽以廉厲
屬州牧邦伯孰不思比媿懸魚而追踪拔薤者其禱
祝忭舞之情溢于毫楮也固宜諸大夫試颺余彘彘
之言以爲公壽公當不以爲諛也

學源堂文集卷之五目錄

碑記

擬 福陵碑文

擬 昭陵碑文

擬 弘仁寺碑記

郡學教授桑雨嵐去思碑

麓山園記

成安縣西魏村重修太山行祠記

寄快亭記

大悲禪院祭田記

重修大同府興雲橋記

重修夷齊祠記

重修歌風臺記

觀晉右將軍王羲之樂毅論墨跡記

正陽門月城伏魔大帝香火記

薰風亭記

重修清苑縣儒學記

涪脩清苑河牓記

重修唐縣學宮記

重修保定府教軍場演武廳記

重修清苑縣學聚奎樓記

武清縣義學記

綏建上谷五賢祠記

重修易州煉臺村夫子廟記

創建城守尉公署記

涑水縣創建社學記

纂修郡志記

甲申保定府殉難記

學源堂文集卷之五

清苑郭棻快圃著

碑記

擬

廬陵碑文

蓋聞洪荒啓子萬彙資始于元冥靈曜升寅九域希
光于太昊是知雲雷出政端歸柱天維地之一人龍
虎開基肇造櫛風沐雨之大業也粵稽陶唐繼祚推
本于姬水之軒轅周武集勲溯原于岐山之亶父蓋
以發祥有永禎符與靈貺常多錫胤無疆駿業並鴻

功不朽顧其登歌獻頌颺於錄于先猷衣德紹聞邇
荒康于往烈豈非念祖者所當儀型續緒者莫能敦
思者乎惟我 皇清運啓東天祿凝北極長白壓五
嶽之嶽峯雞踞鰲輿混同噶四瀆之汪涉喬連星漢
允矣誕聖育神之奧宅皇哉馳王驟帝之靈區也緬
維 高曾攸肇山英共水粹齊鍾 祖禰弘開鳳翥
與龍騰俱現是亦鉅靈之汾睢黃帝之橋山也矣然
而本大者枝必茂源遠者流自長理有固然驗爲較
著矧 天庥地澤洊臻久大之徵 日光月華稔著
升恒之象者哉欽惟 太祖高皇帝 靈異開凡

聖神軼古 天心特眷誕昇皇皇智勇之資 帝德
隆興敷奏蕩蕩平成之烈 起一成而一旅二年爲
邑三年爲都 動九地與九天千里曰侯百里曰尉
乾坤手闢經綸以華路稱奇 日月心勞謀畧于師
中得壯朝獻馘夕獻俘遐超戰涿戰阪之功豈不能
七擒而皆縱近祭禡遠祭門烈比伐密伐崇之績蓋
欲以一怒而舉安勤 聖躬于金戈鐵馬之間翼翼
巖巖志在登生民于衽席鬯 皇威于桂海冰天之
外赫赫濯濯功斯鞏 國勢于苞桑越自 鼎奠三
韓奉朔者慶 真人出震因而師分八纛十世者知

聖祚方升自丙辰及戊辰十三年朔業垂統由北海
迄東海數千里拓地闢疆矧傳子卽以傳賢比之
于古似太王之于王季欲詒孫先爲燕翼驗之于今
猶灋水之于洛陽迨茲寶籙三會顯承紹休于小子
鴻圖一統樂利駿惠于下民是誠百世所仰而作求
四海所頌而共戴者也以故觀弓劔而覲耿光撫
山河而懷啓佑無任敷時敷思焉朕曩展謁福陵
不勝緬追 祖烈雖配 天享 廟典禮犁備于容
臺述德頌功翰藻垂休于金匱而琬琰未鏤勗屬無
託誠莫容稽已茲復討耆定而勒之貞珉繼志因而

述事贊巍煥而鐫乎鐵畫成功卽是文章旣昭受
命之溥將更勗績承于無斁云敬作頌曰遠古闢天
靈德奇崛垂裳攸還渙厥穆沕誕神牧黎功崇黼黻
祁妣運移乾坤時鬱非聖莫祓荆造孔艱七十百里
子姬孰班覃威敷德如康高山祥發盾錫績訖瀛環
皇清肇基隆隆奕奕祖烈巍峩世德綿繹岐嶷亘天
桓撥有赫龍虎奮興風雨擘劃震叠萬域函蓋九州
奠鼎遼瀋拓地燕幽宅鞏磐石師壯貔貅星景雲慶
鳳儀麟遊祥符洊臻瑤圖孔固湛露零灑仁風布濩
浴邑周營新豐沛度有永配天無疆受祚

擬

昭陵碑文

蓋聞承天者肇極綿景祚於靈長續祖者擴絃覲先
 猶而耿烈故湯孫秦假爰賡濬哲之祥文子儀型仰
 溯維新之命歷稽古辟莫不揚扈前徽焉雖饗廟配
 郊追崇有典而昭功象德頌美惟文矧顧瞻園寢儼
 然弓劍之攸藏懷愴露霜歸矣山陵而在望者乎撫
 璇圖而思燕翼仰在上之於昭續駿業而念鴻祿紀
 無疆之惠保所弗能已也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
 神聖亶天 德功巨地 聰明睿智兆禎符于潛邸

之年寬裕溫柔徵篤祐于勤家之日 孝德純同
虞后 皇闈之慈愛攸鍾 友心懿比周王 帝室
之翕和共慶臣民相率而擁戴曆數在躬 謨烈統
畀以敬承 皇極攸建序 天潢之玉璫伯仲叔雖
在 季先造 帝業于金甌日東高恭爲發佐萃腹
心服眩之多士贊 聖神文武之 一人惠中國以
綏四方來庭者極烏江萬里靡九族而平百姓奉朝
者歷蔥嶺干郵 神武以不殺爲威會見降旗渡海
天德以好生爲大不教溲杵屠城于是人觀德化之
成物託覆燾之內皇哉 烈祖興賢育才棫樸薪樗

之重賡赫矣 熙朝信賞必罰免置虎賁而咸奮日
弊勤恤苦能教勞臣之夢寐皆歡而置腹推心以致
國士之頂踵矢報昭 儉德綴裘以待有功體人情
執翼不煩內監恩淪文武德貫尊卑勿哉冠百玉而
咸五超萬世以登三者也至若 聖德之高深 睿
謀之洪遠崇文之雅教造士之曠典尤可敬颺其大
端允宜繹思于來許維昔已巳之歲幹方而 天戈
西指何難包九有于括囊奏凱而雪鏡東歸有意畱
一分于秉鉞 聖德之高深可頌也預識驅難之有
人用待興師于仗義苾苾禹甸會朝而果歸于 有

道曾孫奕奕湯圍鼎命而長貽乎本支百世 睿
謀之洪遠可頌也 殿名崇政 臨御則日昃不遑
館啓弘文顧問則席前以聽同文造字遠邁乎古帝
之神奇譯史翻經盡泯夫諸家之同異因而闢門籲
俊辰韓之髦士攸登嗣是建學立師鄒魯之流風丕
振崇文之雅教造士之曠典可駢頌也况乎 聖謨
孔彰有左史所未能悉記 陰行多善或外廷之弗
獲與聞者乎十七年人游 舜日共效華封之祝千
百國世望 堯雲莫斲鼎湖之悲維予小子念 皇
祖締造之艱凜如馭朽知帝位仔肩之重勤效惜陰

既尊 祖而復敬 宗禴祀烝嘗率萬國合懽而事
能承先斯能啓後雲仍奕葉願百代不祧爲宗雖不
顯不承久輯 龍文于金匱而有典有則宜鑄 鴻
烈于貞珉曩者恭謁 寢園肅臨 湯沐仰見白山
巖嶠屏開龍蟠虎踞之雄圖匝觀遼水淵淳帶遶玉
盃金燈之秘器千秋萬歲知魂夢之所常遊五鳳七
麟慶 德功于茲肇跡是豈僅髯攀九鼎畱劒舄于
橋山土疊三階藏葦桐于會稽者哉竊慚贊巍蕩而
難名惟願曷緝熙于勿替敬作頌曰 窮闕昂懸鰲
極巨奠萬籥斯嘯四維用宴三才體均九德命禪誕

聖育神天寵帝眷禎符瑞應景星慶雲迂祿醲格嘉
祉靈氛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平章於變宜玉宜君奕
奕發祥綿綿錫祚躋造丕承馨香垂裕十世十年孔
悠孔固昭功典謨象德韶護於皇烈祖縱聖亶聰
貺靈紫極毓粹青宮夔齋懋德敬止禔躬聖闡嘉豫
帝族冲融神協人懽遐孚邇戴十叶大橫歌成賡載
寶錄式膺輿情以對瑞羽翱翔卿雲駿隼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靡弗殫集祿禴用彰誕敷文教載奮武揚
嚴肱協贊寮案胥匡皇穆肅雍豁達寬簡廼覃聲靈
武廓宇版萬里來庭崑溟莫限百辟來王戎索是綰
譽髦敦德濟濟爲楨集思廣益肫肫其誠旌淑赦青
使過並生如天之蓋如地之平懿親以睦疎迖以服
就日瞻雲達聰明日功成魏魏文章郁郁受福無疆
景命有僕

擬弘仁寺碑記

蓋聞國祚誕興元功歸成于五岳皇圖聿茂景福叶
貺于萬靈稽古膺籙之君祇崇祝釐之典由來尚已
若迺剎開白馬林起青鴛凡足以祐黔黎庇赤縣者
睠龍象于梵林渙綸綍于福地亦弗廢焉朕自踐阼
一紀于斯凡殷 郊饗 廟地罔弗嚴儀罔弗飭迄
于岳瀆日星秩宗有故典者亦罔弗修弗舉已茲惟
旃檀佛者作彼優填飛來震旦行八萬里垂三千歲
含景吐光霽異叠著歷元迄明受芳薌于夏土而驚
峯無重巒之所虬鉢鮮永奠之區非所旨答幽贊昭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五
八
蠲潔也爰命所司卜地于景山右偏拂雲卓桂耀日
鋪金殿倚翥鳳之坡院綴飛龍之海蕤椒檀而迎佛
薦花水以妥神左鵠王右獅子配臨寶界前金冠後
玉縱從侍銀庭庶其仰斗電于重輪拾天花于玉雨
乎非曰崇宣釋法猥以備茲典文耳况額曰弘仁蓋
冀薦霽貺而鞏我華疆佐第祿以視茲兆億也朕故
不憚濡翰用壽貞珉云

郡學教授桑雨嵐去思碑

思者嗣也克嗣前喆之美也又似也念其人而似之
也吾郡邑長吏有一德于民者率誌其事于碑碑遂
林立而三黷序中惟明郡庠博士蔡先生有碑焉噫
何寥寥也豈其去者盡不足思乎抑其官冷無赫赫
功遂不之記乎或亦青青者衿不侔于蚩蚩者氓非
其人果足以傳果足以思而不易爲碑也蔡先生何
以得此于多士耶聞之前輩曰先生有高行博學好
道設座開講而紳士而童蒙從之者如雲發明修身
齊家能使隸役販賈皆心悅信如是果足傳也果足

思也無惑乎閱六十餘年而尠克嗣之者也甲申以後地多鬼燹人半鴻嗷鐘抱苔鼓臥雨疇昔號爲通經博古之士落落如晨星浸而鱸堂芹沼之間多鳥獸芻牧跡嗚呼學鮮全經士多畸行誰其振德而教育之乎順治丙申雨嵐桑公以進士高第乞就吾郡庠一瓊幃乎以表坊獎掖爲任不三年而曩所嘆爲茂草者茲且俎豆馨而堂廡煥矣曩所嘆爲挑兮撻兮抱殘守缺者茲且濯行篤學雋者蟬聯矣而所以致此者槩由于先生之能持已而式人也身正而率侔以興人矜而造就斯廣古之大儒尠不其然閱七載先生擢國子助教去多士服教澤久謀有以永之將勒言于石夫以兩代六七十年不多覩之舉再見于先生豈非其人足以傳足以思而致之耶殆未可與彼林立者同日而語矣先生名開運字雨嵐順天玉田縣人甲午乙未聯捷順治十三年履任康熙二年榮擢敬書以紀

麓山園記

人與地稱而人斯傳地斯勝也廼者都人士以園亭相尚疊石瀦水曰山曰池檻象蚓室類岩巧殫人工華奪天趣蓋數百載所創見也繁誰爲之人非建牙方州則握璽六府否亦闢師否亦岳牧宦味正醜鞅掌中外率履痕未印徑苔者地卽勝也於人何與諛之者顏以綠野比之香山嚙噫謬矣山西祁縣張公文吉以進士高第筮仕爲縣令忤上官旨獲嚴譴歸絕意仕進恒欲求山水勝處以居山西古三晉地表裏山河而祁之麓山更爲秀拔公闢地爲園卽山以

名不疊石而山也不瀦水而池也不揉木而檻蚓也
不洞壁而室岩也主人几一編茗一鐺嵐翠送窗松
颺入座目已娛矣志已適矣眎彼鞅掌中外履痕未
印徑苔者人與地孰相稱耶公且語某曰園在山之
陽爽塏而阜起據樹兀坐可頰視遠近雲煙迭變奇
詭可駭獸搏鳥啄黠凌蠢蠢亦仇黠強嚙弱弱復噬
強時序遷流倏與草木同盡而我牢騷苑結抑何不
釋焉嗚呼公之為是園也庸第娛目適志也歟哉

成安縣西魏村重修太山行祠記

記曰禦菑捍患則祀之謂鬼神之力足以呵護生民
助王政所不逮也是必鬼神靈爽昭應而後福力弘
多未有自愆其職能復庇及民物者歷觀往牒殆不
其然夫神之明昧視乎世之盛衰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王者治神之典也故聖哲在御鬼神効靈亦
猶岳牧庶尹攸懷攸畏而自靖厥職耳則凡曩溢螟
電之不為菑天人感召厥自有由而輒欲歸功於冥
冥者吾故不謂然也即如成安一邑瀕漳而城魏村
西於邑太山行祠西于村祠翔自宣德初至萬曆時

重修者四大都受漳患也至甲申而蕩然無存矣嗟乎神以捍生民患者也太山之神嶽之尊者也乃弗克自捍其祠焉神之爲神失職矣乎予嘗過廣平見其水自上黨來清漳濁漳異源而合流秋潦正壯駛於駿馳縱橫平行河無定堰磽确坎圻者皆漳之摧敗使然也而成安一邑湫而且當其衝使漳水有憑之者一怒則河之矣垂三百年所而祠僅四修謂非神之霧也不可抑非第神之霧也誠神之霧之而萬曆以後卽何以變爲滄海耶蓋隆萬以前無秕政無莠民熙然近古神故易爲霧熹宗而後綱紀墮於門

戶民命困於誅求囂然無樂生之心俗以大敝庸第漳水可爲祠患乎而祠亦湮以沒者運祚式微岳瀆失權亦大可畏也矣自甲申歲鄉人李從山愾乎有興葺之願恭際 聖人繼出民安物阜正百神効職之時鳩工庀材二十餘年而事以訖向所謂狂瀾怒濤不猶然澎湃衝決于祠之左右乎而何以得竣厥工也耶是則神之霧也非葺神之霧也曰惟世盛則然耳祠工始事于順治元年落成于康熙七年殿三楹廳堂抱之樓三楹靜室翼之皆濶如樓與殿而中聯長廊殿左右六楹以祀龍王十二楹以祀閻羅東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三
西平樓各一楹門三楹門以內監之坊餘屋若干間
所以住羽士也是役也踵事而艱于初舉增華而失
于前規雖兵火歲禳之餘而一倡衆和竭蹶趨事焉
成邑人士亦大可用也夫使有以古道相率者修舉
學校相與飲社讀法于其間豈有不靡然樂從者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詎虛語哉

寄快亭記

余旣以快名吾菴矣復以寄快名是亭者何也寄余
快也甲辰秋余自太原量移大理寺副方病脾疴然
而黧不勝衣履謁太傅范文肅公於東臯園公曰子
病乎余具以狀對公曰亟調飲食中饋不可乏人余
以家累未隨對公曰盍來乎余以居停無地對公曰
盍僦乎余以僦居湫隘對公曰盍更僦乎余遲久不
能對公顧猶子字慶餘者曰宣武坊別業一區若何
對曰濶七楹長六十弓有庭有室有樓有園園有亭
亭畔雜樹花果雖居都市闐不聞車馬聲致足快也

公顧余曰子號快菴是可寄子乎遂假館焉余拜而不辭至而周眎之屋餘於人弗快也因以庭以前仍居居人室也而庭之樓也而室之學退一步法耳余於是快有寄也居五年業歸公之長君都統胄卿公余館之如故重公命也無何園之亭不戒於火余爲不快者累日今年五月始爲重作高廣如舊度加重椽移牕於檐則余意也增之臺東南西畱三徑臺上不甃者四隙植花竹也落成當盛暑攜兩穉子手一卷徜徉其間復爲大快亭舊無名茲爲之名者存文肅公意也

大悲禪院祭田記

寓內佛域禪叢莫不有祭田者何爲而設乎或曰爲僧夫果爲僧而設也無惑乎披緇者流遂奄而有之非披緇者流亦攘而有之也乃祭田之謂何且田以祭繫苾芻九華于是乎取伊蒲鉢衲于是乎出則田非僧而佛也明矣是田而爲官家之建置厥有國典爲檀越之蠲施聿爲福基奄而有者敦典以損福攘而有者蔑制以釀馘非甚侗悍顧之而慄慄矣披緇者流得是田當無覘斗心守是田當無羸提慮而亦有喜與慮者則非佛與僧爲之而時與人爲之也吾

郡城之大悲禪院初元歷明數百餘歲佛閣僧寮木
蠹石爛郡守許公發大願力鼎而新之誠盛舉也會
大銀臺膠州張公若麒復置祭田一區計七十畝在
城西之四里村僧海雲者不敢爲奄而有之之喜用
以抱攘而有之之慮謀勒石以記志杜患也乃問言
于余余曰僧之不喜而慮也則大有可愾者焉世有
不畏禁網之人無不畏鬼神之人卽有不念穢祥之
人必無不念惠澤之人茲田而佛田也尙有侵並之
圖是人與佛爭腴潤矣鬼神遂可勿畏歟作善降祥
作不善降殃此語大可念也矧是田爲張公之所貽
也張公令吾邑有惠政垂廿年所而歌聲未歇棠蔭
猶存建田于吾郡卽公儼然在也詎有賢父母而貽
之物惡子弟遂恬焉以侵并者乎惠澤可勿念乎今
僧之不喜而慮也則誠有大可愾焉者矣吾故曰非
佛與僧爲之時與人爲之也它日儻有爲攘而有之
者幸以予言告若夫奄而有之又誰咎歟

漢書以... 公... 惟茲雲鎮作衛日京一帶黃河雙襟玄嶽振長城之

重修大同府興雲橋記

代巡按御史白魁軒

惟茲雲鎮作衛日京一帶黃河雙襟玄嶽振長城之
領踞大漠之眉洵重地也我朝奠鼎以來建牙特設
持斧專巡地不過數百里邑不過數十城官僚之黜
陟錢穀之徵輸以及詰戎兵典犴獄截然自為一部
雖輟屬晉甸賓興而外僅文奏及焉廼者 朝廷可
弄臣統而屬之晉甫浹歲余凜承簡書代巡山右
念雲中邊荒衝敵兵厄之歲厄之晨星其人民輿草
其阡陌燐火猶明嗷鴻未息非嘉意拊循多方釐整
未易言康乂也茲郡有利之可興而害之當革者余

不憚爲入告殷殷然檄咨于監司守令不啻再而三矣頃監司彙其守若令之言以重修大同府東郭興雲橋告竣于余且問記以垂來許乃披往牒據形勢而知是役也有三善焉雲中自大河以下桑乾繞其南居延川君子津亘其西而萬壑千渠難以僕數夏秋霖泛溢爲害是惟滙流立之堰壩砥其瀾而殺其勢則循岸而下固無俟鑄三犀刻兩鵠以稱奇也其善一西北之番貢秦蜀之奏章三晉之輪輓往來輪蹄絡繹相望脫是橋也而弗葺弗構使望洋裹足目眩寒裳其不隳乃公事者幾希茲則虹飛百尺如砥如矢荷鋪挑囊不揭不厲又無俟編蒲坂之罌而下溱洧之輿也其善二基曰沿舊功實維新計費需金良亦非尠今司農仰屋非可仰給于縣官子遺懸釜豈忍下徵之編戶若捐俸以倡勸義而應庶畿罔損水衡之錢而克奏冬官之績更無俟眉山脫帶羅浮助舫也其善三豈不曰官之能哉豈不曰民之利哉然而起瘡痍而登衽席民隱猶多除稂莠以植嘉禾吏績乃最百爾有位尙其充是心而靖厥職也尤余所倦倦致意云

重修夷齊祠記

代范文肅公

先文正公嘗手錄伯夷頌跋者以謂孤竹兄弟清風
穆如文正公勤勤焉敬而繕之必有取也予頃奉
命東出郵歷永平漆河高岸荒祠一區知爲夷齊祠
以孤竹之人而祠其地之曩賢自非不典之祀獨惜
其凋圯有如此時二千石某君在側前而曰官斯地
者與有責焉其新之乎予曰以夷齊之賢詎有俟於
表章者祠不祠可也葺不葺亦可也未幾而予啓關
去役竣復徑其地遙見祠前若有般倕之徒矻矻從
事者時二千石某君在側前而曰官斯地者胥有蠲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焉其新之矣旋以記請予曰以夷齊之賢詎有俟乎
表章者祠之葺不葺可也葺矣記不記亦可也未幾
而予命繼來今年某月工果竣復以記請予嘉其有
是役也爲述其往來目覩有如此且其記畧云啓工
時天大雨河水漂來材木大小稱祠用故事半而功
成謂神爲之乎抑人爲之乎若曰夷齊之靈則斷斷
乎其誣也事頗不常故附筆及之

重修歌風臺記

代慶士弟

漢書記高祖破淮南還過沛置酒召故人擊筑自歌
大風之句未嘗有臺也今之所稱臺者何昉乎方輿
志云沛有大風歌碑蔡邕作篆意者有碑而因亭以
亭之有亭而因臺以臺之踵事增華厥有自來予十
年作吏凡豐沛間古蹟靡弗探討如大澤斬蛇溝都
堯土人畢然遙指耳獨此臺巋然如魯靈光嗚呼世
代變遷古人發祥啓瑞砥行礪節之地滅沒而堙夷
者何可勝悼若歷千百載而猶存謂非邀有天幸耶
青燐夜照黃水晝浸臺之不毀者纔零甃斷級耳莫

爲之葺行嗟草鞠俾前人播美颺休之跡蕩焉失傳
所繫或細而沛邑當南北天限有此衰颯殘闕之象
非惟官斯地者有俗吏之誚亦非所以黻黼太平也
予量移瀕行捐俸重治未幾而竣聊誌數言用紀歲
月并以明非專爲存古云爾也

觀晉右將軍王羲之樂毅論墨跡記

世所傳王右軍樂毅論法書不一大都皆臨本也譬
之於人肢體固具塊然無復生氣雖耳目鬚髮部位
儼然亦無足貴况弗能銖黍無差者反不如近代爲
彷彿也曩見涿鹿馮相國家快雪堂法帖中所刻樂
毅論較諸本不同撇畫轉振筋骨尙強愛其去真未
遠也數令兒輩倣之因形得跡就跡得影差殊愈甚
私謂安得所藏墨跡真本者而一觀之卽不能嚙如
西施見西施之顰不猶愈于見效顰者乎康熙乙卯
清和月涿鹿相國之仲子胎仙學士攜來京師余與

翰林學士陳說巖布政大參秦補念比部張南溟得
卽吏部張東巖齋中暫假一觀紙蒼如霜後苔計六
百七十餘字分十六頁合而爲冊涿鹿相國跋其後
云王大令好爲放縱書右軍因以此貽之入唐文皇
御府爲太平公主乞去後公主敗老嫗裁爲條縫衣
絮中僅而獲存謬云投爨下也流傳世間不知幾易
主名向爲韓蹇叔家收藏蹇叔以貽吳江村四十年
前相國從江村得之余展覽再四見字皆方塊可分
許排類勻整裝潢精緻其出褚河南手無疑因慨嘆
曰晉至今千五六百年金石之質不無駁蝕矧楮墨
乎右軍此書得以完好無缺蠧者非盡人力也意必
有鬼神護持之或曰古今寶物天地愛惜歷劫不磨
意良厚矣堯舜以來人獨無寶乎其幸而身顯名播
者幾葉史爾中多附會謬妄失真者謂乃史家恩怨
愛憎之不良則人爲之矣彼蒼遂無意愛惜而護持
之乎斯無惟乎世之以片幘一紙之爲寶而澹然于
千秋百世之名節也可慨矣夫

正陽門月城伏魔大帝廟香火記

代

京師正陽門月城之有漢壯繆侯崇封伏魔大帝

關夫子廟者舊矣祀典掌之太常特隆極備有事者

稱榮焉帝生而忠勇沒而神明祠宇徧天下霧爽所

感被無貴賤秀樸髦穉男女罔不尊信無敦思其在

州邑鄉區者饗祀之禮惟五月十三日廿三日為極

盛過此則司祝者晨昏鐘鼓爾茲祠地切宸居筵

尊靈應匝歲之內雖風雨晦明祈者闐溢辦香束芻

登豆豚蹄常滿楹前司祝者應接不暇往往有褻越

焉澄江宣君廷弼者來游京師假寓道館過廟則洞

洞屬屬問出其餘力以匡司祝所不逮秩秩乎其有序也人咸悅服相與推轂爲香火有司宣君夙有信心慨然以任嗣是丹雘巧堊廟貌新也簷懸桴應昭事虔也芟除汎掃神道潔也譏詰鏘鑰人跡肅也不三年而香火繁熾逾于疇昔衆乃歸功於宣君康熙丁巳夏宣君賦歸都人士曰神功不可尸也人善不可泯也謀爲記勒諸石問言於余且欲余丹而書之嗚呼宣君以逆旅之匹士爲能訢合於神人者夫豈有他謬巧哉誠焉而已誠之爲言實也以實心行實事而已或曰宣君悚于帝之靈館于帝之宇朝奠于帝之左右雖欲不如是誠焉而不得也其然豈其然耶君父之靈寵不亞於神威也朝宁之翱翔不小於祠宇之棲息也綺齒而通籍華顛而析圭不斲於三年之朝夕也凡百君子其誠焉有如宣君者否耶其以實心行實事訢合于神與人也有如宣君者否耶使無愧也宣君可以媿矣脫有愧也宣君可以風矣余故樂爲之記

薰風亭記

順治丁酉夏初予于役蒲坂過安邑少宗伯呂翁
招飲城南池上卽古猗頓池也亭三楹顏曰虞舜
琴處坐亭中南條諸峯羅列目前煙嵐黛翠變不一
色風從東南來煦煦乎温以禴也洵薰風乎守者曰
亭之下洞洞然曳履緩步下音上際彷彿五絃亭類
池池有洲洲有畦方方皚皚古雪不寒新霜若粟蓋
猗頓氏之鹽也鹽之產不侔于海海需煮池不需煮
東南風發波湧彌畦烈日炙之粒粒皆水晶已予聞
之慨然而嘆曰甚矣夫讀書者之有貴乎攬結山川

也嘗誦虞舜彈琴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謂古帝自適其適而亦適人之適也其曰阜
吾民之財兮者末由喻厥旨竊疑三千餘年詎無好
學深思心知其義者柰何不筆之于書乎抑予實寡
陋未克前聞乎信如守者之言是古初帝世不與小
民爭利池鹽之產髻髮婦子胥筐胥筥有年無年咸
賴以不貧阜財之義于是可渙然以解矣孰謂古帝
摻縵安絃僅而自適其適也哉昔司馬子長徧遊天
下名山大川文章益奇肆蘇子由曰歷覽山川以激
發其奇氣蓋籍嶽瀆之雄以開拓心胷耳予茲蕙帶
古蹟于以曉暢古義豈非大幸乎元吳萊嘗云胷中
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
兒女語耳蓋謂讀書與攬勝並重也學者其何所從
事耶偶筆而記之以告後之來遊茲亭者

重修清苑縣儒學記

清苑之有儒學也閱二百八十年所已明弘治時邑令某公重修之順治初年邑令馬公崇詔再修之它則緣餘補苴已爾不二十年而傾圮朽蝕雞桀在墻豚牢傍祀有如李下之蹊不言堂中之草可鞠也康熙庚申余讀禮和琴趨拜泮宮目擊愴然因謀于令君時公來敏矢圖繕修會歲大祲迄用無成明年時公擢陝西延安郡丞去余亦索米長安然皆未嘗不斤斤念之也辛酉冬金陵方公熿筮仕吾邑詢興除於余慙慙乎有循良之志余首以修學對公慨然肩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之受事後歲游祿未果行期年循聲大著上官以三
異聞于朝需次優擢公曰修學固予責也實亦予志
顧以茲邑爲筌蹄而忘之乎于時上告中丞監司守
貳下咨紳士鄉氓勸蠲謀斥筮吉啓工十閱月而事
以訖廟自釋奠之楹以及廊廡學由臯比之席以迨
黌扉罔弗庚辛實多鼎復旁若奎祠外如坊表式濶
式整厥功孔恤也落成未幾公拜楚郢題輿之命瀕
行礪石記事屬余爲文余聞而喟然嘆曰學宮之頽
然廢也士林之囂然凌也郡國皆是也弗葺弗飭僉
曰時勢使然非長吏咎其然豈其然乎漢文翁治蜀

修起學宮始于景帝末年海內殷富或可謂時際其
盛洎武帝踐阼有事四遠征調繁苛六寓騷然令天
下盡立學宮一如蜀國斯殆未可謂時之盛矣存乎
其人耳或曰比蓋上有命也悚于令甲勉焉以從事
噫何說之陋耶保定有府衛縣三學而縣學初建獨
先順治初會葺之曾不二十年輒頽廢若茲是職何
故蓋由緣飾補苴塞一日之責也廼者 聖天子重
道崇儒躬詣闕里禮隆義脩且親灑 宸翰大書萬
世師表製爲匾額懸諸廟庭頒行天下凡爲長吏者
又何俟悚於功令而後勉爲從事耶况公之肇修學

學宮又前乎此者也斯亦大可風也矣余于是竊有祝焉學宮之設所以造士也詩思齊之卒章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序以爲頌作人也子衿之卒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序以爲譏失教也夫頌則歸乎上譏則歸乎下爲士者寧勿慙乎我公之勤勤於此上以仰副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下卽以風示砥行礪名之姱修其所期待吾邑者良深以厚而吾邑多士自期自待則亦未可淺且薄矣夫士之姱修如修學然闕者可補缺者可扶若夫基壞棟傾則弗可爲已吾切冀夫多士之瞿然念之焉公諱熺號秋潭江南江寧縣人涖清苑三年擢湖廣德安府別駕是工也勤且速其捐資督役實繁有人而用貲之多寡與起止之歲月悉列于碑陰

濬修清苑河牐記

嘗見地有利而不知興工有廢而不爲治謂是民之惰也乃若地有利而民不克興工有廢而民不克治亦由莫爲之興莫爲之治者耳詎繫民之果惰歟乃莫爲之興而一旦興之莫爲之治而一旦治之功德曷有數思哉吾郡之清苑河發源於滿城東北一曰一畝泉一曰雞距泉演洩滌洄滙爲巨津綿亘百里擴之使廣東達津門可興舟楫之利濬之使深立牐蓄洩可興溝洫之利兩岸可樹榆柳傍溪可字鷺鴨何莫非斯民利用厚生之資也數十年來淤塞傾敝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三
棄地利而不治誠可惋惜曷者予爲文告當事言之甚悉咸以爲迂遠而不足圖已而於縣志暢其說又不之錄浩歎焉而已甲子春邑令方公憺慨水利之久廢謀爲濬築以惠此一方於是牒告諸臺使僉曰可捐俸募工大爲繕治河以是疏牖以是鞏利將無旣焉乙丑夏公以最績擢楚郢別駕瀕行郡之人曰是不可以無記予郡紳也安能已於言獨是善後之圖則猶有鯁鯁焉者河濬矣雲錦之羣日飲於斯踐踏誰爲禁也牖修矣網罟之施日聚於斯穿鑿莫爲止也况其石可不脛而走木可不翼而飛乎良民可禁非民則不可問數年而後賢令治之狂且敗之烏以永吾人去後之思乎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芟一樹尙愛而不忍傷矧茲淪漣而屹峙者吾願後之邦大夫有同心也

重修唐縣學宮記

按唐邑古帝堯分封地也與晉陽隔一山在冀州畿
內大茂山聳峙西北邑近山之麓爽塏崇阪東可望
見海岱予覽邑志嘗穆然而思曰是邑也誠古茂矣
哉書曰若稽古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孔子贊之曰煥
乎其有文章或者謂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
爲大文予則竊以爲不盡在此也帝典不云乎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夫明德內聖也平章外王也而
惇典庸禮厥本於親睦焉親睦云者明人倫也使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非其彰明較著者歟今之學校首
重明倫堯之文章不在茲乎矧唐邑爲古聖人封域
俊德茂明古澤淪暨其所感被聿當何如且列在
今聖人邦畿 宸修淵密彬緘成風而舉墜起衰時
勤 詔誠涖茲土者可勿勗諸間考邑學朔始於唐
開元間金天眷泰和兩修之元自至和以泊至正四
修之明成化以後重修者九 昭代以來重修者二
或式廓或踵飭或清釐功之鉅小雖不侔要皆循良
吏之所爲也計至今三十餘祀矣詎猶是風雨除而
鳥鼠去乎何繕葺之未聞也迺者邑令視君慨然重
修罔弗備勅蠲俸躬倡不耗水衡無煩葺屋而歲而
事以竣誠可嘉尚行將牒聞冬官用昭迺續茲且紀
事珉版爰風諸長吏焉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也者蓋道德之林而文章之圃
也頽宮旣已壯麗則舉比可登古訓可式師若士誠
能讀書以明理明理以修身修身以明倫庶幾古聖
人之遺澤不泯 今聖人之雅化丕彰也多士勉乎
哉

重修保定府教軍場演武廳記

粵按選牒師武之經有全乎外而選者天子守四夷
諸侯守四履是已有全乎內而選者羽林宿衛廂軍
更番是已經乎外而選厥伍師師將軍制之經乎內
而選厥旅彭彭司馬掌之沿迄交橫罔弗岐焉者矣
夏書云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皆在千里之
畿也謂經外庫選庫謂經內庫選庫匪外匪內匪選
匪選也漢三輔宋兩京股肱魏闕屏蔽神臯實其重
庫保郡去京師十舍有奇在日月光際抵九域之喉
振三關之領左瞰滄溟右指乾嶽燕南陲趙北際實

學源堂文集卷之五
縫交焉有明末葉受鉞者於斯專柵者於斯控弦之
卒常十數萬金戈鐵馬埒彼飛狐拒馬間洎我皇
清奠鼎變邊爲腹赤城白登胥販內版矧茲近光而
躋衽席者故荷戈者減兵籍之存惟千夫守陴爾曷
者宿兵雲屯歲有閱月有練關郡東之數百畝日教
軍塲爲穀中冑比干戈地則有垣則有臺則有廳雄
敵閱塏壯且麗焉歷百餘年人稱細柳越自兵減而
閱練以疎浸爲鹿塲而垣豁豁而臺研研而廳莽莽
非弛也文武判其塗邦大夫不詰戎也迺者當宁
允粵西撫軍中丞雪海郝公請復設撫標兵隊合以

守陴千人赴赴干城已巡撫大中丞三韓于公建牙
保塞屹然都會公霜慘鐵面甘澍檣颺淪浹畿甸積
歲而政優百廢犁舉爰討軍實而訓之教軍之塲重
觀驄馬之跡顧茲凋劫無仞憮然慨緡俸錢載葺其
敝曰臺曰廳如輪如奩已工竣時勤校閱堦整搖旭
組練鋪霜飈驅電逐控縱無不獻之能決矢均鏃伏
調無不呈之技公顧而樂之賚予有差則是廳也新
之顧可緩乎哉韎韐者儔礮石紀盛徵言於余余詰
之曰公廉不惜損橐煩不憚服勤淵淵遠猷諸將士
識之乎僉曰公之爲此也屏翰九閩戢寧七道奮

武作衛揆古攸符爾余曰弗寧惟是語不云虜有卒
不練與無卒同顧茲什伍士著三召募七脫使將不
識士校卒不習金鼓而秉鉞者復邃拱喬臨彼介冑
流烏能乞所甘烏能白所苦無惑乎逍遙河上酣飲
市鄆也夫欲使將之識士校卒之習金鼓法莫如勤
訓練訓練勤而將之材武可辨而士之勤媮可辨而
卒之果孱可辨疇不兢兢於平時激發於一日尺材
寸技畢以是能俄怠俛誣靡克倖追而禰禘之子時
獲仰觀豸冠有甘遂乞無苦不白所謂聯萬卒如一
人合衆志可成城也夫寧第將識士校而卒習金鼓

云爾哉

重修清苑縣學聚奎樓記

邑庠之有聚奎樓舊矣祠建三楹翬飛鳥革丹雘輪
奐久之傾圯無人乎顧而動念者淪胥故無已也康
熙初邑令范公捐金畧葺之就材度力縮而一楹讓
美前人已巳未地震樓再圯癸亥邑令方公慨然興
修改樓爲殿薨棟雖存規模漸減而樓之名猶未泯
已巳古郇郃公治邑浹歲聲績茂宣多所興復每月
吉謁 廟慨其歎之曰樓也而胡爲乎殿之名實顧
可乖乎爰捐俸錢仍起重簷不委役不僉工不呼助
未幾告竣嵬峩賁絢煥乎改觀子衿嘖嘖頌之於乎

公廉吏也取予嚴一介獨於事之有關彙教文風者
輒毅然而殫力焉以視夫築梵刹以祈福飭郵傳以
媚人者其度越爲何等也落成而爲之記感慨且繫
之矣

武清縣義學記

代邑令

考之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尙書大傳曰十歲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歲
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人有穉長教以因之顧不重
哉自制科設而立教者以應世爲急小學大學無所
區別教法疎已然郡縣學校以外復有社學有鄉學
視古黨庠術序之義猶未遠也其制雖秉于令甲其
事則責于守令漢文翁爲蜀郡太守令諸郡縣小吏
起學宮使子弟受業遂成鄒魯之風古今稱美焉然
則是義也責在那大夫者固重而鄉之薦紳先生碩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儒名士亦未有不式匡是勅相與以有成者若夫邦
大夫不能爲不及爲薦紳先生則爲之制也而義行
乎其間矣其可稱道也又孰尙耶余以謏菲謬宰武
清按武清漢雍拏地古先哲人代興輩起有明三百
載屬在京甸士之以道德文章顯者尤穢穢焉皇
清定鼎之初應運通藉饒有名夙蓋人文淵藪也迺
者不無讓美于昔余恒以咨之鄉士大夫咸曰昔比
戶而洛誦今廢書而他徙大抵貧家子弟乏束脞之
資鮮橫經之地爾余不勝慨嘆而思有以興起焉未
幾 大中丞三韓于公填撫二輔攬轡澄清百爲釐

舉檄下州邑首以修復社學爲急務余因討故籍而
稽之舊之社學非瓦礫場卽草萊徑也載謀興復厥
爲艱哉諏日集邑紳士于頴宮籌畫久之而無一當
或有曰是非李君峻公莫任也峻公立志卓犖負才
獨儻嗜義如飴惜無人乎激發而從吏之脫以大中
丞之檄與我公之議告之必能相與以有成焉不謂
峻公待銓京邸已聞風而起矣遺余札云見義不爲
無勇也時哉不可失也願割園地一隅計九畝有奇
築之堂構之舍俾肄習有地會僉憲趙公爾合旋里
聞之忻然而有同心捐資式襄于是聚材鳩工閱五

月而落成爰告之太翁克生公太翁色喜曰固吾志也不謂爾能成之書曰肯堂肯構爲私言也子且爲公乎雖然子知其一未知其二考之入學之儀必束修古人曰學者莫先於治生茲第謀其居而弗謀之食憂道不憂貧顧可槩論哉矧吾里多窶人之子束修以上又可槩得哉吾家有田百畝何不捐之爲館穀地有田也卽登之赤曆曰義學田凡設教者得收其租卽得輸其課尤便而永峻公拜而從之於戲興賢育才賢有司之職也嘉惠後學鄉士大夫之美也余儼然握百里之璽而乃窘於地困於時謂職守何

幸有此鄉士大夫之足以匡予不逮也故樂從而記之

初建上谷五賢祠碑記

國家建官方岳觀察而外分遣卿貳中丞填撫方夏
 匪第綜理賦式簡孚爰書無愆於月要歲會已也崇
 儒重道表章道哲興人才美風俗胥有責焉能此則
 臧弗能則否古冊蓋昭昭矣余承 簡命建節三輔
 二載有奇約躬勅度納怨膺勞敢曰綱紀已釐廉法
 已著烝黎已康保歟兢兢皇皇靡敢或懈者實靡有
 極伏惟 聖天子昭宣道法敦崇儒喆闕里嶧丘典
 隆禮秩固已載之奉常諸如關閩濂洛統系文學者
 所在祠廡罔弗繕葺維輪維奐煌煌 御書旌贊顯

懿遐暨陬澁曠古莫儷也百爾有位孰不仰體宸
衷丕揚聖緒乎雖偏壤荒鄉亦宜殫力矧其密邇赤
縣者畿輔百餘城碁羅星拱人杰地靈代興輩起余
嘗覽人物志北學編始知宋程明道伊川二先生本
保定之博野人欽宗時從其父珣官磁州避兵卜居
於洛後人稱爲河南程氏者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
容城有劉文靖公因元初以學行徵用不慕仕進乞
歸田里潛心理道著書滿家從學者如雲爲一代大
儒三公皆賢者聞各尸祝於其鄉而郡無祠焉蓋闕
如也丁卯春保之耆紳魏君一鰲謁余而言曰郡有

五賢宜合祠崇祀以葺古徽以風後禩宋則二程子
元則劉文靖余聞而所昕然曰三公誠賢者也又言
定興鹿忠節公善繼明熹宗時官計部郎與楊左諸
君子矯矯同風節曾矯詔發金花帑銀得罪歸後贈
太常卿學宗程朱多所發明著四書說約超超元箸
講學江村四方來學者舍不能容近村寺廟筮笈恒
滿其同邑及門杜紫峯越年八十讀書授徒不衰康
熙已未應博學鴻儒薦以老辭 詔授中書舍人銜
遣之歸容城孫徵君奇逢少時爲二親廬墓六載中
年絕意榮名顓精理學與鹿忠節公同志受業者南

北數百人明季迄今徵聘十一次皆以病辭老而寓居河北之輝縣人號爲夏峯夫子著述詩文流播遠邇年九十二而卒其及門之在保郡者則有張君翼星高君鏞張君羅喆與其長子博雅皆賢者之流亞也胥可奉之俎豆也復出一紙以請曰願割宅之半建上谷五賢祠以五門弟子配之有樓五楹撤其木石足以資用不別庀材郡人士欣之助之足以鳩工不乞官家錢惟登豆升香是所望於秉憲諸公耳余嘉其意從之不三月而工竣祠三楹南向中奉五賢神牌旁列五門人不雕不飾院宇僅容拜席門一楹

東向顏曰上谷五賢祠按上谷秦郡名不專於保而保實隸之曰上谷者取其古而統於同也秋八月上丁余率所屬員弁釋菜於文廟禮成旋過而祀之魏君前而曰是舉也宜有記庶可垂遠願乞公一言以勒石余惟保爲右輔首都建牙者於斯分闡者於斯儼乎會城也而地有先哲祠而祀之於文學有裨爰以光昭聖緒仰黼皇猷或者其庶幾乎是爲記

重修易州煉臺村夫子廟記

村疇之祀 孔子僅事也 異事也 實懿事也 東魯聖

人生時官不過司寇沒則爲帝王師尊以王號祀以

天子之禮二千年來未之有替者道大使然也而最

隆極脩則無如我 昭代已郡國州邑莫不建學春

秋釋菜於上丁典載太常猶慮有司之不肅於廟貌

不虔於豆登也何意易水煉臺村之有廟耶廟莫考

其所自始讀明正德時碑記亦云重修其由來尙矣

茲又有道士某募而葺焉百餘年而再鳩工中間之

爲補苴塗飾者不知凡幾特未有記之者耳村之人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五
誠可風也從來淫祠者有禁僭禮者有譏夫以孔子而有廟也孰敢曰淫以村氓而廟祀孔子也孰忍曰僭匪淫匪僭故謂之懿然而聖人之道在五德五常教在詩書禮樂固有戔冠衰衣之儒眎之若土羹塵飯者乃村氓而不忘也誠可異也余嘗徧覽宇內志書矣按通都大邑以迄窮鄉僻壤不典之祠算數譬喻不能及乃無所稱夫子廟者惟煉臺有之豈非僅事歟使村之人不寧勤其俎豆之儀而且講其孝弟忠信之義習其詩書禮樂之文夫子不云禋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不更懿歟余竊有望於斯人矣是爲記

創建城守尉公署記

順治六年己丑郡屬邑蠡吾高陽博陵祁水間伏莽未靖太守周公天喬患之謂世當新造反側未安且雲中弄兵遠邇震撼非藉禁旅駐鎮莫以銷弭于是請于朝遣滿洲佐領爲城守尉率所部甲卒五百駐劄郡城南面兵民界若鴻溝凡事涉滿漢公議公讞者非有公署則彼此不相適倉猝權宜近而就府庠之明倫堂爲會署久假四十年不風雨而飄搖無鳥鼠而穿嚙芹苴不采而朽楊市列明倫也而明刑乎哉前此數議別爲建署乃阻于勢絀于力有如道

築焉總理刑名巡道武陵胡公每至輒慨歎其非因
言于太守方公曰曩者君令清苑會爲城守尉別築
公署何爲德不卒方公具言其故大抵阻于勢絀于
力也公曰是不難曩者阻于勢今城守尉薩公賢而
明知大體必不我阻曩者絀于力今踵而予有獨守
若諸州邑長崇重學校誰不如我豈復有絀方公曰
公之命守之志也敢不竭蹶畢廼事爰諏吉肇工閏
三月而告竣尉率其部儼然而登廳事焉體肅而事
便後之人孰不謂薩公賢衆始樂爲建也乎自時厥
後詩書禮樂重觀于四時絃誦鼓歌不雜于七萃循
而遵之誰忍不如薩公也不然者我 皇上敦崇聖
道表章賢儒 御書煌煌懸于 文廟隆文彞典顧
可褻越乎哉

涑水縣荆建社學記

古者自都而國而鄉靡不有學靡不有師靡不有廩
餼蓋重以脩也秦分天下爲郡縣此道遂廢漢至孝
文崇尚儒術而學校未復文翁治蜀建學置師畫聖
賢像而祀之郡邑轉相仿倣史冊褒焉自時厥後巴
人夔士文采風流穢穢虐上逼鄒魯教化亦云弘茂
也已賈誼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
吏所能爲詎可槩論乎俗者不能能者不俗亦顧其
人何如耳吾獨恠夫世之說者動引孔子與冉有在
衛之言謂庶而後可富富而後可教似萬戶之都遂

無天貧之子十室之邑徑同獸畜之氓矣烏可哉夫
巽而富富而教其勢易也寡而富貧而教其勢難也
易則政不旋踵而行令不再告而從難則政勉而後
行令勤而後從處乎易而不以爲易者吾不知其可
矣處乎難而不以爲難者吾亟頌其人矣保定屬邑
二十涑水結末其寡可知其貧可知矧而踞山之趾
也矧而衝邊之口也古曰道縣以水得名而道攔
衣帶水無九里潤宋以前附于范陽爲祖士稚賈閬
仙故里事業文章豈不赫赫逞喆表表曩軌乎今不
其然東南之畝孰服先疇都鄙之屋孰居維鵲鴻不
驚而蜚矣鮒不轍而涸矣羗而欲其操厥縵安厥絃
魯者吁而悲慧者啞而笑矣時勢之難孰難于此乃
亦有易其難者焉己未三韓譚公來宰涑邑雙鳧纔
下五袴遂歌宣慈惠稌洵父母也聞之穀梁子曰子
生而不免于水火母之過長而不教以師傳父之過
爲民父母兩過交責譚公憫然念之矻矻而母涑人
卽捐捐而父涑人且汲汲而師涑人割所受俸錢爲
築社學涑之紳士趙君宇祺王子岫趙子芳茅咸割
西郊之地合而得十四畝美哉始基之矣譚君審向
定方鳩工而採庀材而削築堂三楹顏曰維風堂左

右珥以小屋東西廂各三垣以完之門以捫之外顏曰仕學津梁內顏曰雲階義有取也門以內結茅四楹几案牀椅無不備購書九大部延士之積學濯行者擁臯比萃邑之俊秀子弟授經肄業歲時公則戾止課業者業並課授業者業而蒸蒸然彬彬然涑人其興已乎公顧而樂之曰學者莫先于治生使修脯不供疇能枵腹而橫經也更割俸錢置民田三區合一百五十畝歲入租廩餼其師勒之石以示久遠且誠之云社師貴得人三載則更學之堂勿引冠蓋爲居停也勿納壺觴爲槃樂也學之門勿招少壯及巾幗司啓閉也學之田勿以耕穫累社師也田之租勿容吏胥朶頤而中飽也於戲公何思之勤而慮之周虘起賈誼于今日尙敢謂公爲俗吏乎余不第不敢謂公爲俗吏且稔知公有家學公之祖考某公順治初曾宰東鹿甘棠之歌至今未艾考其崇儒造士之規前後若相輝暎然則公之爲此舉也庸止可以咏樂只抑亦可以咏聿追矣余故樂爲之記

纂修郡志記

吾郡之受檄修志蓋自壬子年始也時余以典試中
州過里門郡守沈公國望知余蓄有志畧謬而下詢
猝未及應無何滇黔逆作六師奮伐郡日辦供億不
遑事且寢戊午余以素冠里居郡守毗陵劉公旋九
稍稍議及屬余纂輯郡故事三閱月而報命苦出悒
鬱中荒畧不文公猶以爲繁也支什之二旋又以爲
簡也增什之五更三手巾一歲書不成而公去官事
再寢庚申夏五蘇門紀公以天雄郡丞擢守吾郡受
事浹旬上官檄徵郡志嚴且急浸尋十年責成一且

洵憂憂乎其難之時余讀禮終篇循例報闕公輒舉以相屬余謝不敏且慮如曩者之芟而增增而復芟者之搢搢也公再三屬辭之不獲乃於五月中浣言適之館言授之餐集二十邑之志書於几案幾千餘卷繙閱卒業稍稍得其要領於是延郡名夙英俊劉子可書王子駒陶子國奇師子恒是賈子如璧李子琮管子企寧或採輯或編次或較訂而考核質問一委之兒子焚焉盛夏嚴歎人歌雲漢恨不獲赤脚踏層冰而乃毫並筆揮墨供蠅噉可不謂勤瘁館啓於太司寇高公之日涉園亭軒敞朗竹木陰森樓之側有臺臺之外有池池之央有榭迴廊曲檻幽且邃也余坐匡牀於亭中袒而憑一几卷軸丹墨圖書箋疏羅列如屏三州十七邑之山嵐水色可當卧遊也關隘津梁可譬指掌也梵宮仙觀可放眼空際也古閣荒臺可題詩上頭也且銓敘千年之流品月旦百世之人倫尚友可樂有褒無譏矧且婆娑藝文之苑觸目雕龍甲乙騷雅之壇怡情吐鳳詎不大足欣慰耶諸子者衣絺躡鞞安雅通脫雖分曹授簡而所覓畧同晨起一揖選地據勝脫冠解襪或坐或卧或執一編吟諷庭除或攜楮毫校讐牖下不斷髭亦不义手

展簞竹叢疊茵松影草之香習習隱流鳥之語嚶嚶
細絮花胭點鸚鵡之晴蝶粉下珊瑚之架皆足助乃
文瀾恣其藻思日之夕矣圍坐亭堦析疑考異崇雅
黜浮斐然有裁爰命館童陳肴核泛醕醪劇談鬯敘
俯仰七十二代周旋千八百國蓋亦極揮塵驚座之
盛乎乃斤斤焉戒不及時政不臧否時賢如是者淡
月得志若干卷裒而質於郡公公慰勞不已曰作志
之難難於簡尤難於簡而不遺難於文尤難於文而
不縟難於典尤難於典而不譎其難之尤難者則公
而不刻厚而無私也斯志也吾贊之不啻口出矣因
鳩工剗劂旣莊且緻於戲文字之樂編摩之苦胥在
乎是歷月有七日得以告厥成功者喜無曩者之芟
而增增而復芟之猾猾也援筆作記式告來賢云

甲申保定府殉難記

明流寇之毆歷廿年所而迄甲申正月元旦日初出
大如輪色黑紫無光占者謂大異二月真定撫標兵
譚中軍遊擊謝嘉福殺撫軍都御史徐標反時李自
成遣其僞制將軍劉方亮內犯已抵固關嘉福迎之
入長驅而北無敢逆其顏行者三月騎賊潛過郡城
外詭稱襄城伯偵卒無敢誰何廿日薄暮妄一男子
持賊誘書投城上同知邵宗玄手碎之倍飭戒嚴翼
日寇大至絡繹三百里羽旂鐵甲爛燦奪目塵坌紛
起晝爲暝馬嘶人喊海沸山摧村垠野婺望城奔者

如蟻食頃賊數十騎逼河干服婦人服漏爛綵繒遙
叫速降歷言所過百餘城無不開關叩馬者不則齏
粉矣且謬云京城業不守勿執迷聞者髮豎誓死守
先是壬午癸未間太監方正化治兵於郡守禦奏功
至是復遣之來督同署府事同知邵宗玄通判王宗
周推官許曰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大寧都司都指揮
使神維顯城守營守備張大同王登洲掌印衛指揮
同知劉忠嗣李一廣巡捕指揮同知文運開歃血誓
天衆志成城盟定知府何復奉命後聞變兼程至不
及修上官儀格不受印謂宗玄曰臨敵不易將衆習

公久公仍佩之謁文廟與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詞氣
激壯已卽登陴分汎時鄉紳在城者光祿寺少卿張
羅彥禮科都給事中伊洗等進士張羅俊王延禔舉
人張爾翬等武進士張羅輔等武舉金振孫等貢生
王聯芳等生員張羅善等暨義勇子弟共二千餘人
怙愾奮勇執戈盾冒矢石日夜不懈賊四面環攻雲
梯蝗附羽箭霜飛且攻且罵計激守者怒出而與戰
乘機斬關入城上知其謀乃守益堅城中巷樹柵欄
鹿角民無老穉胥制挺以何往來者非持符不得度
饋食城頭紛還不絕官廩匱益以捐輸羅彥兄弟乃

盡出家貲及簪珥懸賞格以礮擊賊者賞若干以刃
中賊者賞若干守埤者羣懼呼爭奏功會監軍御史
金毓峒至亦出貲助之賊謀知稍稍却忽督師大學
士李建泰間道抵城下欲入城衆弗內建泰恚甚謂
宗玄羅彥等曰我朝廷大臣奉命剿賊轉戰至此何
不內舉勅印以示宗玄等荅曰閣下受主上重託錫
劍祭禡車駕御門樓酌酒賦詩感慨而命公榮寵莫
比閣下提數萬甲而南胡不勦賊而西乃曳兵而北
是喪師辱命也安得入吾城建泰曰爾等安知行間
事吾姑不與之辯萬有不虞恐爾等無以贖罪也爾

等將無謂尙方劍不利乎衆惶惑有欲內者宗玄曰
倘賊詐爲之誰能辨衆曰金侍御爲李公監軍當識
之亟以毓峒出視曰不謬遂內之建泰所部僅健兒
數百皆擐白甲輦餉金十餘輛意態徐徐人咸疑焉
建泰入而賊攻益厲矣掘城西南隅城上以火礮難
之不得近驅難民哭城下亂吾軍城上以甃石擊之
不得近如是者竟日復解去建泰乃倡言於衆曰勢
難支矣無若降降不必啟關內也第與之印牒可耳
時宗玄猶握府篆建泰出一紙迫之鈐宗玄大怒以
印抵座厲聲曰我爲朝廷守此一塊土義不降賊降

者任爲之印在此痛哭擲地上引佩刀自擬左右止
之人皆掩面泣羅彥急起曰邪說勿聽我輩且擊賊
於是礮復雷轟建泰怒而去何復躬藝西洋礮火摧
燎幾死城外有人自北至密言京師失守狀衆不忍
信異議亦間出羅彥語玄宗曰百姓無知非鼓以大
義氣弗憤志弗堅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於額以示戴
主之義於是忠憤大作罔不一以當百賊聞之攻無
遺力架銃土阜上擊雉堞如振秋籜鉛丸鐵子噴天
抉地屋瓦飄紛人皆戴木板循墻走未幾西北樓火
南郭門又火隍池潰高櫓灰飛深溝濤散守者不寒

而栗賊設狡謀夜半以甘言誘南城守弁王登洲繼
城降之百雉頓空賊一擁而上建泰岬然內應白甲
軍輒殺人莊嶽間率所親推官許曰可知縣朱永康
出迎賊嗟嗟西城不陷而崩北門無鑰自啟是誰爲
之也日黯霾深妖騰魅舞變賊手之白刃爲紅刃血
繡霜華化城中之碧波爲赭波竟沉苦井使三百年
錦里華閨頓成燼末十萬家樸男秀女半付刀頭慘
矣烈矣此三月二十四日事也賊兵瀰漫城中索羸
馬劫金珠衢號巷哭發窖窖碎箱籠地迸山頽捆載
囊捲捉人負運自辰至申僞制將軍始下令止殺旋

招集士民赴西門傳僞諭訖遣僞府尹文國華推官
崔志乾縣令王則禹倉皇受事檄辦餉芻日無寧晷
城中人裹瘡忍痛搜括供億無所逃避是日殉城者
職官則知府何復同知邵宗立總監方正化若而人
巷戰罵賊闔門死難者劉忠嗣一人鄉紳之從容就
義父子兄弟妻妾同死者則張羅彥張羅俊及金毓
峒韓東明若而人舉人則張爾翬孫從範武進士則
張羅輔陳國政武舉則金振孫梁儒秀貢生則郭鳴
世生員則張羅善若而人婦女則指不勝屈大抵皆
心知節義不受污辱者也次日賊將下令遍拏鄉紳

之未死者及其子若弟拷掠慘毒殺給事中尹洗舉
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揭其首于竿榜曰據城抗師
惡宦逆子見者飲泣明日賊悉北畱僞叅將張洪爲
守據御史金毓峒家爲署毓峒諸子幼匿之固拏其
兄子貢生肖孫勒令指毓峒子所在肖孫不肯言賊
以鐵索箍頭木楔夾手火鐵炮烙身無完膚肖孫終
不言越四日僞制將軍任珍自河間至所部衆如前
搜掠更酷人有攀樹坎地避匿者珍曰我受命取此
城他將攘余功余其屠之令未下賴禪將諫止是日
被戕者什之二旋亦北守將傳僞諭括民勦饑兵聞

者股慄落落子遺借米而炊易衣而出道上棚篷泪
眸交覷不敢作吝嗟聲月餘賊自北而南倉皇詭秘
未幾守將張洪遁僞令王則禹亦遁居民駭散奪門
四出擁踏至斃五月三日李自成自北至雖鉦鼓喧
闐而騎無行列弧折筈殘人盡阻饑掬珠易餅三五
去投僻路狼顧狐聽百千爭過官橋羊羸魏逸風鶴
驚于午夜草木竟似八公其殿後者以所盜大內錦
綺纏掛樹上鑄金爲甌甌拋置道左啗追騎以可欲
少緩須臾一日夜行三百里城中遺賊百餘郡人撲
殺之立盡次日大將軍親王率所部營於西郊召
郡父老出諭以敗賊狀使使安撫之仍令文國華崔
志乾官其官以未嘗擾民也以舊通判王宗周署縣
事都司神維顯亦本郡舊官人咸聽命焉自是驚覘
甫定殘業漸歸色動心愉人歌戶舞靡不樂本朝
之寬大慶率土之維新也



皇清宣統二年集

皇清宣統二年集

